

堯峰文鈔

五

堯峰文鈔

PDG

堯峯文鈔卷十五

門人候官林佶編

誌銘五 共六首

席舍人墓誌銘

予數游洞庭之東山自俞家舍抵薛家橋其道多圯每新雨輒淖不可行諸往來者病之最後過其地則芴規以石中礎以甃者堅緻且袤數里矣問誰為之則曰席舍人所築也時山中婦女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為恒最後織作聲殷然接衢巷問誰為之則又曰舍人募鄰郡女工所教也問絮本及紡車織牀諸具安所取乎則又曰舍人所給也予甚異焉問舍人為誰蓋諱啓圖字文與歲貢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未授官而卒山中人雅重君故不字而爭以其官呼之云已予寓於嚴氏君之諸孤皆嚴出也因知君事行頗詳及將葬君來儀嶺之原復詣予徵銘予以是益悉君之為人按狀席氏避唐末黃巢亂始居莫釐峯之陽曾祖洙祖端攀皆

不仕考本楨前明文華殿中書舍人擢太僕少卿贈其先兩世如少卿官妣吳淑人而君之母則譚也君自幼喪母鞠於適母吳事吳有至性吳疾病晝夜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四十九章至今其橐有存者為人恬靜寡欲未嘗孜孜錢刀為俛拾仰取計惟好行其德於鄉里凡宗族親故待君舉火者若而家待君資其婚嫁死喪者若而家中細民苦貧初寒則施褚衣炎暑則施苧襦病則予之藥不幸死而無以殮者畀之棺無地以藏者又廣少卿先所置義塚至三十餘畝以畀之坎埋歲值大歉則出粟周之多或千餘石少亦不下數百石而又贖歸其子女之被鬻者收育其嬰孺之棄遺於道者歲所費率逾數千金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織罽起家往往擁財自衛其尤豪者必華衣服盛輿從以相夸炫而君自奉獨與寒素者埒室無姬媵篋無玩好每積所入悉罄之於施予親黨患其異已或竊議之君聞而不少顧

惜久則合一山大小疏昵莫不頌服焉然後知予前之見聞猶未足為君異也君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徧葺先賢嘉言懿行條晰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數年益鍵戶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成為恨今幸少瘥有不強力成書而敢自惰媮者沒無以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簣上俛睨之蓋其勤於問學如此予故考君事行本末以為得之先賢者居多享年四十有三卒之日宗族親故哭之曰今而後緩急將誰叩也山中父老子弟哭之曰今而後凍餒患難將誰恤也嗚呼若舍人者可謂有德有言之君子也已當病之未革也先期謝遣醫藥語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申相戰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達者謂之知命卒於康熙十有九年某月日葬於二十有三年某月日昔太史公謂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徃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顧其所述蜀卓氏程氏宛孔

氏之屬其羸視君數倍而輕財好學不聞有似君者也以太史公
之文雄麗可喜故得遂傳於後世子自分筆力衰劣弗稱其能永
君之傳哉惜乎君之不過太史公也然而不可以不銘君娶嚴孺
人生子男三長例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永劼次歲貢生候補內
閣中書舍人永勛出嗣世父後次諸生永渤女二長適諸生許彰
次許鄭茂鼎孫男七女二俱幼銘曰
古不朽者惟德與言後儒弗能漸滅忽焉君也獨否善積慶延佐
以著書日星昭然倚山面湖宰木森芊人亡名存庶幾萬年

周文季墓誌銘

無錫周君文季諱炳文享年五十有四以康熙七年某月日卒於
家以十年某月日葬於軍鄣山先塋之次曾大父某大父縣學生
維新父鄉飲賓懷良皆有潛德配倪孺人三子廷韓廷范廷揚三
女婿王仁濟華僑蔣士震孫男四曾孫男二君舉順治十一年鄉

試與予同門生而予回翔郎署過從甚稀君抵京師間一詣予飲
往往杯未闌燭未熄即上馬言別未嘗促膝握手相款曲談笑也
故予之知君也淺逮予老且病鍵戶深山中故交濶絕初不測君
在亡廷范實來堯峯與相慰勞則曰吾父墓木且拱吾母倪孺人
亦相繼物故久矣問其學則曰廢而輓彊矣問其資生之策則曰
吾父不喜治生遺汙萊若干畝已不足給糜粥矣因出其再從兄
緘齋先生所撰事狀示予然後得君之為人己廷范留山中浹辰
相與徵述君遺事然後益悉其詳予泫然流涕自悔知君晚也乃
襍取事狀中語并所述者書之曰君內行醇備析屋不計多寡肥
窳奉母方太孺人最恭自始疾訖革搖手戒家人毋令太孺人知
將殮而目猶視太孺人至哭而拊之乃瞑雅善地理之學先是父
葬鄧尉山有年君揣非吉壤謀欲遷葬諸昆弟難其事治命諭諸
子曰必遷之廷韓遂改卜軍鄣山及啓故窆則羣蟻果蝕棺木幾

盡矣是時君柩猶在堂當遷之夕家人聞堂中嗚咽號泣咸以為君之靈也平居著長者譽好急人之難鄉曲有憤爭者必詣君剖曲直交游親故以非辜被陷者必向上官爭其寃上官見君持論恍爽發於至誠亦俱信從之有同年生頗使酒難近方醉譁時聞君罄歎聲輒肅然起嘗語人吾所敬事者隘一縣惟周筠心耳筠心蓋君別號也自少嗜讀書博覽彊記不專資為舉子文也凡四試禮部不第歎曰得而不止是無義也失而不止是無命也吾其如命何可以止矣遂考授教職其後以他事誥誤亦竟不及選也家故雄於一鄉暮年益中落賴倪孺人力持之孺人尤習儉勤至老且篝燈操作不少休迎婦送女皆出自孺人遂以積勞遘疾享年五十有五卒於十二年某月日距君歿五年矣又十年與君合葬按周氏世譜相傳為吳偏將軍瑜之後其徙無錫景雲鄉者自宋制置安撫使諱應者始至今四百餘歲子姓猶環居是土土人

因姓其涇周涇云銘曰

才之克學之豐誰不如轅軻終命為之道則窮倚幽宮氣鬱葱侍
兩親有婦從筮言吉子孫逢

鄉飲賓徐府君墓誌銘

徐之先皆祖偃王又皆祖漢徵士穉而吾吳諸徐故多仕宦家皆
徃徃各自為族其譜牒絕不相通莫知其何別也宋淳熙間有為
常熟教諭者始家直塘鎮其後又遷長洲之采雲鄉列居下塘是
為下塘徐氏自明世宗時迄今百六十年徐之以進士為大官者
凡四人舉於鄉者又數人餘或以貲或以諸生貢學官遂出而仕
宦者相望也故其人視他徐尤豪凡貲產之饒室廬臺榭園池之
壯與夫與服伎妾優伶之麗都悉冠於吳中四方冠蓋日夜爭湊
其門既入本朝而徐氏驟衰子姓多以驕穉縱恣破其產畧盡
中間能為恂恂篤行長者殆不過一二如府君是也君自少喪父

族人輕其孱弱輒搆訟傾之君家於是中落及君為諸生頗強忍
自力既而有子曰堂又能佐君幹理其家故稍稍復起然君每安
澹泊好善樂施親故有不能婚葬者必贍給之羣從有盜鬻先世
義田者復率衆捐橐中金贖以供歲祀由是徐之長幼俱服焉醇
厚謙謹蓋其天性族少年嘗有所恃乘醉以非禮侮君旁坐皆為
憤恨君笑不校也中歲喪其配汪獨居二十餘年寡無侍媵蕭然
自得晚尤潛心於釋典遂呼子堂傳其家日惟晏坐諷習而已與
予比屋而居予既老病杜門而君亦簡出不數數見也歲時偶一
相見言若不出口者其在里中雖賤夫幼豎咸踈踈然與為禮稍
聞謹競聲輒趨避去里人推君長者年七十舉鄉飲賓衆悉以為
允其明年以病脾卒又明年堂將卜葬君於陽山祖塋之次汪孺
人先卒遂舉其柩合焉君諱綸字襄孫父果達王父治安皆有隱
德大王父有聲縣學生汪孺人生男子一即堂也大學生女子三

壻曰諸生施贊曰朱楷曰江文模葬有日矣堂麻衣冠踵門言曰
吾父於先生為世戚且鄰比也知吾父者殆莫如先生茲墓石已
具而未有刻辭孤大懼無以顯揚而遂實越其遺緒敢惟先生也
請予乃諾而銘之銘曰

予聞君祖考以來累世長者至君之身益以長者有聞微獨徐氏
所希覲也即吳中巨室以貴富顯名者多矣而布衣恂恂卒莫踰
於君維秦餘杭馬鬣巍然宜爾孫曾餘慶之延如曰無徵貶予銘
言

金孝章墓誌銘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啓南
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
以字畫或襍出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
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

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饑寒頓踣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蓋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寧夏往來燕趙間馳騎游獵頗任俠自喜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詩文來請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

亦日夕踵門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三吳碑版
刻及僧坊酒肆率多先生筆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為幸間喜畫樹
石皆蕭疎有致其墨梅最工吳人尤傳寶之先生既善書平居繕
錄經籍祕本以託交游文彙凡數百種無不裱潢成帙度置騰鏤
惟謹予嘗走詣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
起焚香瀹茗稍出其書畫與所錄者娛客而已予嘗論之以為先
生非忘世者也既已遭逢不偶積其激昂奇偉之材與夫輪囷結
韞傲兀不平之氣訖於暮年而剝削未盡不得已寓諸書畫間吳
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者徒推其書畫之工且欲求諸筆墨蹊徑
之內俱未為知先生也先生年七十徧乞常所往來者賦生輓詩
引陶淵明自祭文為况蓋其風流雅趣如此嘗有學使者慕先生
名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絕俗雖古之沉冥不過也壽七
十有四某年月日其孤葬先生長洲縣瓜山之萬字圩以狀來乞

銘按狀曾祖箎祖可大考永昌官陝西寧夏衛經歷妣徐孺人娶浦氏先卒女二長貞琬適吳江張某次貞琰適長洲方某男四長上震某科武舉人今方為某官次侃次祐次預早卒孫男三先生篤於孝友每居喪必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尤力晚而自號耿菴又嘗自書其堂額曰孺宜以志之銘曰於學則豐於德則崇不逮於用維時之窮庭有幽蘭先生所藝篋有竒字先生所制潛光隱曜後人是詒後人其昌斯石識之

江太一墓誌銘

休寧之江素號右族其先世蓋家於浮梁唐天復中有主休寧簿者遂占籍焉是後子孫衍散居休寧之郊陽梅田二鄉而公則從梅田徙蘇者也諱五聲字太一以鄉飲大賓諱茂時者為父鄉飲賓諱判者為大父昆弟凡七人諸昆率以文學擅名仲氏又舉於鄉而大賓獨竒公才特命之治鐵冶於蘇遂用冶鑄起其家其

為人任俠重然諾徧交四方賢士大夫凡士大夫至吳者無不造門投謁公必盛供張酒肴筐篚具迎送之禮由是得好客聲而予之族女方歸公冢孫為昏因家故汪氏亦無不交於公者公所居在吾吳西郭外比年以來予徙居公里相距不數十武顧予宦游京師有年及其歸也又以病杜門獨不及登公之堂而識其面然詢里中人則襍然推曰此長者也公既歿免喪而公之諸子始介其友俞子無殊數往還予家時時叙說公軼事益知其果長者公性好施與尤厚於同族有貧而鬻女者立捐貲贖出之且為之擇所歸有無行被陷於盜者族人咸唾詈不齒也公顧憫而援之得脫其罪其人卒悔悟不復為非或以緩急告即如所需以應久而負公不償公遂毀契書如此者凡數人貲亦不下累千金公之好行其德悉此類也平居嗜讀史書又喜購古鼎彝罍洗次至官哥窰以下磁器若前代朱黑髮具之屬羅列便坐左右每間於家政

及賓客之務必入精舍焚香據几或摩挲諸玩好或手史書一弓
且覽且諷翛然如在外非獨其人長者也蓋實有隱君子風焉
享年六十歿於康熙某年月日配程孺人先公十年卒子男五接
荷士駒皆國子生接芹吳縣學生士習蘇州府學生士駉吳縣學
生女六人其四皆配名族餘未行孫男十六人承謨府學生承備
承詩吳學生承倣承倣承誠吳學生承份承說之訓府學生
承球承度承祐承恩承祐承偲女十三曾孫男四女三承謨即娶
子族女者也承誠之訓從其季父士駉今方游子門某年月日諸
子葬公某鄉某原以程孺人祔公既隱德弗曜而子若孫類俱守
公遺業恂謙謹足為保家之主且有讀書能文章者其蕃其昌
豈不在後之人乎於是無殊為之撰狀子則誌而銘之曰
善之積也慶有餘公蘊其善弗及據詒子若孫詩與書其興勃焉
立可頌銘以識之語非虛

鄉飲賓席翁墓誌銘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叙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纒纒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樊瑞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其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脩然不以名第介意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為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

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
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
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為人之龍也急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惕菴其為學根柢如
此予惟自明萬曆以來山中高貲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為甲其人
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大夫非僅織嗇擁財自衛者也
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尚書名御宰陳
徵君仲醇常熟錢尚書受之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
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為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牢
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
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
游蓋有往者流風遺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
復覩矣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能無為之追慨乎哉公雅性儉樸自

奉無重綺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
亡於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
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奩中金
為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即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最後買者
侍翁彌年既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於賑饑糴糶治
道梁葺學舍衆所夸說義舉者在翁視為固然雖更僕握算不能
以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
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
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二曰士琨曰士璵皆太學生候選州
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
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始翁壯歲猶未有丈夫
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
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舄交錯滿前有不能徧認者洪範五福

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
新阡以沈孺人祔是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
積財匪艱積善為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
易微指乾三惕若菑之會之厥惟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
面湖幽堂既考餘澤綿綿伐石是詔

康熙辛未閏七月四日靜寄軒錄

堯峯文鈔卷十五終

堯峯文鈔卷十六

門人侯官林佶編

誌銘六 共八首

教授文林郎閩縣知縣劉君墓誌銘

君諱惠恒字子迪別自號養孺姓劉氏漢中山靖王之裔在唐有
禹錫者顯名於時其後再遷始定居無錫至君之大王父封郎中
諱陞以舉人兩署教諭偕其子光祿少卿後先咸著聲望同縣高
忠憲公少師事郎中而與少卿同朝相友善故郎中父子之歿也
悉忠憲公誌其墓少卿諱元珍由萬曆中進士累官南職方郎嘗
劾首輔沈一貫朋邪蒙蔽狀以故削籍既起少卿又劾故贊畫劉
國縉與楊鎬李如栢扶同賣國直聲震天下推為東林黨魁少卿
之子封知縣諱明翹生四子君其長也舉順治丁亥進士授福建
閩縣知縣巡按御史疏薦治行第一內擢有日矣會以抗直中忌
者罷歸年甫二十有五遂杜門謝賓客益自力於學不復言仕宦

者凡三十有三年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宋儒語錄而平居所私淑者則專在忠憲公每恨不及從公游也故其學本諸靜坐而用致知格物為工夫躬行心得為歸宿每欲由忠憲以溯程朱由程朱以溯孔孟其原委統緒井井如也蓋晚而益遠於易絕不喜佛老兩家嘗歎曰佛氏不知性老氏不知心本原既誤必無與吾儒可合者又曰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多流入佛老亦未取五經四子及大儒諸講義熟習而深思之耳不然吾道廣大精微方孜孜汲汲日夜從事於此其於彼佛老之學非惟不敢實有不暇也病肺將革為手燭數百言凡棺中幅巾絞衾次及殮葬之制悉具且言治喪禁用浮屠其說曰吾閱釋氏懺文皆悔過遷善之言非謂拜誦便有益也佛非愚人奈何自愚耶君之議論類如此嗟乎晚近士大夫少而耽章句之習一旦登朝則溺於功名富貴聲色賄財之好未嘗有得於學也至其暮年則氣藹而志昏而又有所謂死

生禍福者搖兀其中於是乎惟釋氏之歸高者或竊其緒言以自文而下者遂趨於佞佛欲藉是以得福而迨禍延生而賒死不亦大惑矣哉予老且病作治命以教誠二子其說與君畧同然聞者不以為疑即以為妄度二子之心亦未必其能遽遵也幸而有如君者行之於前予庶幾得援君以自信而強吾子以必從也夫然則君洵可謂賢矣享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樹樗園詩集五卷贅語遺藁各若干卷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孺人秦氏二男子長曰學洙蘇州府學生次曰學柔殤三女子長適秦宏鑄次適吳茂鏌次許諸生秦汝瀚孫男女各一初君之在閩也公廉有惠愛於民及去官無錢以治喪上官知君者予道里費始得歸其鄉瀕行哭送者數千人然君為吏甫三載凡有設施未足以竟君所學故予不復詳次云銘曰

維忠憲公明鉅儒德言煌煌日星如維君與公同里閭一試而蹶

潛其軀私淑先正儼步趨力研奧旨探遺書忠憲之學斯不孤憤
世陷溺惑且愚欲扶儒術揮浮屠辭而闢之扶根株忍使羣心逐
淪胥賢哉若人今則亡銘以示褒非曰諛

周宏叔墓誌銘

君諱某字宏叔姓周氏其先家於常州有諱應者宋開慶進士歷
知建康府制置安撫使始居無錫其後他徙越十一傳而復歸故
自君以上數世皆無錫人君為諸生以才畧著聲譽不幸早世配
華孺人生子男子一廷旦縣附學生子女子一適華某孫男三鈞
鑄鐘孫女一曾孫男女三君卒於順治二年某月日春秋三十六
孺人卒於康熙十九年某月日春秋六十八相距踰三十五年先
是廷旦卜葬君於大池之新原及免孺人喪之次年遂啓君壙以
某月日奉孺人柩往祔其去君之葬亦踰三十年矣君有弟文季
子鄉試同門生也故廷旦介文季子某來乞予銘予不得辭因按

狀中所載次第韻之為銘以授之廷旦復言曰先人棄孤某早故其述遺事也弗詳此某歿世有餘憾者也予應之曰昔孔子少孫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若吾子知而述者視孔子不既多乎夫何憾銘曰

以國為氏巨莫如周源也則遙霈霈其流君之鼻祖曰瑜公瑾為吳名臣江東以振自瑜而下繼繼繩繩醇儒純吏在宋有聞爰自毘陵來居無錫里曰錦雲于田于宅元明之交子姓播遷有諱清者始還故廬曾大父後大父維新潛采匿曜仍世弗振皇考懷良碩德藹藹郡延鄉飲充賓之介厥緒既作逮於君身少居鬻序郁然有文文何足多此小儒事君視勲名直戾契致詔遴騎射騁而輓疆俛仰自雄莫與抗行勝朝之末黨人騰沸君雖家食為國喑噫譬彼嫠婦不惜其嫠宗國將隕中夜涕洟江淮搶攘震驚郊野醞酒椎牛願衛里社志斯豪矣人則楛之材斯長矣命又促之及

乙酉歲游臻喪難殷憂弗勝竟訖君算嬪惟孺人驚湖其鄉婉婉
令儀克事尊章克睦先後諸姑姊妹以是助君克稱賢對君之甫
歿孺人號吁臣也死君婦也死夫於義宜然藐孤孰怙強顏視息
翼完門戶孺人盛年苦節是貞送老字幼如君尚存孺人白首甘
節以終見君地下靡愧於衷長山之陽大池之側君與孺人實棲
體鬼有楨有松鬱乎墓門君與孺人用佑後昆後昆如何遺澤爾
保爾熾爾昌茲銘可考

仲翁墓誌銘

由吳江縣治東南行七里有地曰盛澤其間川流回環煙火稠
密四方商旅雲檣風帆相望至止號為巨鎮而處士仲翁之家在
焉蓋居此累數世矣翁善生殖喜讀書好客不厭遣其兩子棟樞
挈舟過堯峯之麓數從予游子聞翁之訓曰儒者以品行為上辭
章次之以問學為先仕宦又次之故兩子斌斌醇雅有聲庠序間

為輩行所推及翁歿將葬棟來乞銘侍予側竟日與之談笑未嘗
露齒揖之食飲未嘗輒舉酒肉訪以先人遺事必掩淚而對不踰
月樞復來速銘其舉止復然予始歎仲氏家學有素又稔知翁為
孝義篤實之君子也翁諱某字文濤其系出先賢季路世居山東
濟寧州有諱基者宋建炎初南渡始徙籍吳江嘗知台州府即翁
之十六世祖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時彥皆潛德弗耀母徐生四
子翁其季也甫八歲而孤臨父喪極哀如成人里父老以為異長
值湖寇之亂走避他境屢瀕於死家以是遂落而奉事母徐逾謹
最後母病將革夜輒籲天求代并割股肉以進母歿且久言之必
嗚咽不止里父老益以為難家既中落以儉勤濟之故復起其自
奉過薄無世俗華靡放佚之習輕財好施雖傾橐弗顧中外姻族
子姓不能衣食婚嫁者必以告不幸死喪不能含殮坎窞者必以
告翁悉厭其所欲而去他如藥病者棺殮者泉粟其窮獨者不問

識與不識也。梵其衢路之淤者，圮者，木石其港，瀆之不梁與梁而不支者，不問里衆之凶募以否也。先是故產已析矣，而伯兄為怨家所訐，遂興大獄。翁度兄不能支，願出所受十之四為助。族父或揺手曰：「若年少不解事，必貽後悔。」翁奮曰：「吾奚悔哉！既而獄久不決，挺身趨訴上官，乞直兄冤，牽連彌年，盡費其所受產，始得解。伯兄陽陽弗之問，翁亦怡然無秋毫芥蒂意也。嗚呼！斯可謂之君子也已。以故遠近慕翁者，爭趨之，歿而里中無少長，皆出涕太息。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吳人澆淳舊矣，顧以斯鎮一隅之地，而得孝義篤實如翁之為者，則孔子之言不猶可徵矣乎！翁自少警敏，雖以避亂廢書，暇即記誦經史，苟及天官曆數，諸家畧皆通曉。以吳江瀕水，尤好言水利。至於合縣所賦錢穀一切款項，本末利病，無不瞭然者在。衆中議論侃侃，不肯翫敲婢阿隨衆意，開闔衆亦敬而服焉。臨歿告諸子曰：「吾家故先賢裔也，若曹能力學積。」

善母辱我與吾祖足矣壽五十四娶吳氏子男六棟國子監生果
捷吳江學生樞府學生鸞鳴浙江錢唐學生楷槐女四長適太學
生王統次許諸生蔡某方某孫男女四卒以康熙二十年某月日
葬以明年某月日其墓在琪字圩之八轉灣距所居凡九里銘曰
遙帶淞江近俛具區有木喬如有丘孟如既鞏既安君子之居維
後之振維前之儲委慶後昆久益有餘銘以俟之斯言匪諛

觀濤翁墓誌銘

東山金君孝植曰吾金之先故居彭城宋建炎初始散徙江左元
延祐中吾始祖遷於洞庭東山之橋社村十一傳而至吾父觀濤
翁年十歲畧通經書大義不幸年十一而孤稍壯棄儒佐席氏賈
翁故席出也門下諸客行賈者數輩其舅獨知金甥公廉可任禮
之在諸客右命諸客悉聽翁指翁善治生他賈好稽市物以俟騰
踴翁輒平價出之轉輸廢居務無留貨而已以故他賈每致折閱

而翁恒擅其利他賈所市物爭取賤直其貨多苦窳翁獨求其貴
良者人以其悉趨翁諸所居物既易售而其利又數倍凡佐席氏
者三十年所遣客歲走四方徃則受指於翁返則報命其子本悉
集翁所席氏不復問其出入然未嘗取一無名錢所親厚或微諷
曰君縱不欲自潤獨不為子孫地耶翁叱之曰人輸腹心於我而
我負之謂鬼神何諷者色赧而去為人至性尤忼慨尚義居母
喪號踊殯葬如禮伯兄病客任丘翁徃與訣病者噤不受藥翁以
藥進齧翁指幾墮翁絕不覺痛遇僧傳以良藥始得愈有寄白金
若干兩者其人客死無子行求其壻歸之壻家大驚初不知婦翁
有金在吾父所也故山中人皆推吾父長者又曰吾父之歿也植
年甫十有九未嘗諳戶外事吾弟幼者九歲吾妹幼者猶在襁抱
中賴吾母施孺人左提右挈以有今日吾母外持門戶內勤操作
送女迎婦代吾父支吾者三十餘年而始歿吾父不問生產有財

輒分散貧交及疏兄弟既歿而家無餘貲吾母施予亦然病將革
從子婦來視疾手白金償逋吾母猶却之曰若夫客外若盍留此
資薪米乎蓋其用意仁厚如此此直吾父吾母之大畧爾其懿行
甚夥植老矣殆不能悉記而備數也因遂再拜流涕曰植之葬吾
父也年尚少隧中之石闕焉未有以刺今吾母又將葬矣敢以其
辭累吾子遂出事狀及侍郎葉文敏公所撰翁小傳示予侍郎性
耿介不妄許可顧傳中次第遺事畧如金君之言且謂洞庭人齷
齷逐末趨利而獨推翁有古獨行君子風洵如是是可銘也翁諱
汝鼎字元調曾祖炤祖鑿考有聲皆不仕翁少奉父命出嗣從祖
祖父某後嘗考授禮部儒士晚而築室太湖之濱頌以觀濤故用
以自號云享年五十卒於順治二年某月某日以四年某月某日
葬管家嶺之原孺人享年八十卒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諸子
卜於二十三年某月某日奉其柩合於翁兆子男四孝棊先翁一

月卒孝植國子監生孝樞亦早卒孝梓女四適周時杰張起鴻葉
文榮姚垠孫男女各六曾孫男女四銘曰
士而賈行吾所歎也賈而士行衆所難也孝友潔廉翁之賢也侍
郎有云不可刪也吾復申之後人之所徵信也

熊府君墓誌銘

府君既歿之三十有一年孤子源始奉其柩與元配徐孺人合葬
於十一都華園村祖塋之次源自少知屬文以貧出贅數為童子
句讀師每自傷年老矣不能襄翁媪葬事以為憾及葬來請予銘
其壙中之石予按府君諱秉鉉姓熊氏字鼎玉自山東之青州徙
著於吳逮君凡五世矣太學生諱紹奎者府君考也由舉人官福
州府通判諱文燧者祖考也吳庠生授儒官諱壽耨者曾祖考也
由進士累至四川左布政諱佑者五世祖考也府君娶於徐予故
徐出而府君實為予從母之夫先是予外王父有四女皆歸巨室

而其家後皆中落獨府君與先大夫並時為諸生日益有名天啓四年秋先大夫甫踰冠試於鄉不售而府君卷已在薦中矣會同考與主考官意不合力爭不能得亦竟被黜閱三年先大夫舉鄉試府君益感激日夜記誦揣摩亦欲以科名自奮然訖獲落諸生中者若干年而卒為人坦易不問家產有無晚歲偕予從母頗不相能由是益困壽六十有五府君之歿也徐孺人學佛茹蔬棄去家政源及季弟尚幼賴生母黃紡績相依以活府君得延血食者側室黃之力也徐孺人壽六十有七後府君五年卒黃孺人壽七十有七又後徐孺人十有八年卒至是并以黃祔男治源涇女壻王蕙徵盛恒劉定張昇源涇皆黃孺人出孫男常熟學生葭在曾孫男日炳星炳府君之葬也治若涇若諸女及壻皆前死無在者源獨力拮据不以貧故廢禮昔魯公孫敖知叔服之能相人也見其二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今源之於翁媪生食而死收

之夫亦克家者矣或謂不及時而葬謂之渴葬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葬府君者過時矣吾子何以稱焉余曰源則何咎之有源之不能葬也萬不獲已於其貧也是故君子原之源雖廢學而葭在從予游讀書能文有名諸生中人稱府君有後云銘曰
有丘崇隆兮有水鬱盤從先人於茲土兮庶鞏且安

金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朝勳字令猷姓金氏金為吳著姓而其族非一府君先世有千戶公諱恭二者當元之季卜居吳之吳苑鄉是為府君始祖鄉瀕太湖於是湖中多盜乘間肆出剽畧公率兩子三孫團集鄉人扞盜兩孫皆死於鬪而意氣不少沮所擒殺甚夥盜相戒不敢犯由是一鄉得完浙江行省上公功次授義兵千戶而有司復名其鄉下保以旌之其子姓聚族而居至今稱下保金氏前明二百七十餘年之間用科第及明經起家者相望既入本朝府君之

族曾祖舉於鄉者一人其從兄以進士高第入翰林者一人金氏方盛府君又種德積學庶幾能大亢其宗顧獨浮沉諸生中坎壈歿世以是知府君者共悼惜之云自千戶公而下九傳為紹興府經歷諱某又一傳為縣學生諱某再傳為府學廩貢生諱應華即府君之曾祖與祖若父也府君自少聰穎甫成童受知學使者每試輒在高等為人醇謹能以孝友律其身以儉勤理其家以仁恩逮其交戚鄰里父歿而事母夫人尤盡子道母微意弗必長跪以請俟其解乃起伯兄與巨嫂相繼早世府君年少當室入則送往事居出則支櫟門戶綜治生產咸井井有法兄之遺孤子在孩抱中拊之與已出無異先為之擇良乳媪繼又為之延名師選佳耦迄至成立蓋始終如一日也何氏姑嫜居來依府君之父府君遵遺命奉養苟舍如其父在時最後言於有司俾得以苦節旌其門有所事師老而貧其家且燬於火府君出已貲築室悉具室中所

需什器而歸之聞者尤以為難他若宗黨之婚嫁失時者不能喪
葬者交游之以緩急有無告者工惟府君之歸府君應之無德色
亦無倦容衆譁謂金氏積善之報將萃此矣然府君為諸生五試
省闈不售以準貢入太學再試順天又俛得而失之一故知當要
路遣使者以書幣招府君欲為道地推輓之府君恥緣他塗以進
婉辭而止其恬於進取如此康熙某年月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
有八配顧氏先府君十六年卒繼蔣氏側室陸氏某氏子男子二
顧出者曰枋殤陸出者曰上簡廩貢生候授訓導子女子四顧出
者許沈烜初未嫁卒蔣出者一適諸生蔣應鑣一許繆宗儼某出
者尚幼孫男女四將卜葬府君於靈巖鄉顏家鵠祖塋之次以顧
孺人祔其孤來乞銘嗟夫吾觀吳中大家巨室席有祖父遺業往
往不嫻詩禮之教其强者喜為鬪訟其弱者陷入於聲色裘馬捕
博飲食之好而尤無良者則又愛吝賄財以市怨怒於衆蓋未一

再傳而敗其家者多矣若府君文行非特金氏保家子也殆所謂一鄉之善士與乃潛光匿耀卒弗及振以詒後人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然則所以不朽府君者當在府君之子若孫而不繫乎銘之有無也序而詩之亦聊以慰其孤之意云爾

銘曰

湖濱一曲喬木蒼蒼閱歲三百家族彌昌府君承之有聲膠庠克保祖德表於一鄉謂宜顯融厥宗以亢時之不逢壽考是望中道而闕何報之爽匪報之爽天道有常其積也厚其流乃長垂休委祉後嗣之祥尚克有聞為府君光如曰無徵眎此銘章

李太公墓誌銘

李氏之先自洪洞避亂徙居涇陽踰六世當明世宗朝有諱世達者由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歿贈太保謚敏肅於是其族始大有二子長戶部郎中梓無子以同產子惟莊為後惟莊即太公父

也官內閣中書舍人太公少不好弄遇同輩諸兒或有所忿爭恒
退讓不與校中書公固已異之矣及中書公歿事母夫人有至性
母雅好佛多所施捨太公輒多市方物奉母儲之以給用平生無
他嗜好惟讀書鼓琴種樹豢魚以自娛尤精醫術全活人無算浮
沉諸生中踰數十年晚而公子念慈字屺瞻者舉於鄉邑衆方敬
愛太公前此皆曰李秀才善人何蹭蹬不偶乃爾豈天道報施或
爽耶至是則曰天將使食報於其子矣越三年屺瞻成進士衆益
喜為太公賀繼而屺瞻授河間推官已又補廉州已又以裁缺甫
之任而罷於是衆稍失望曰天道故無知乎其後改授新城知縣
卒以誑誤去官衆心益不厭而太公聞之怡然自若也會王師
討叛滇屺瞻以才能薦往湖廣從軍遂補竟陵知縣不數月復以
博學宏辭薦試京師於是衆喜過望又皆曰天子必大用屺瞻
矣太公自此食報未艾也 御試既竣京師譁謂屺瞻已前列語

傳士大夫間絕不知所從來最後竟報罷無不為此瞻搥腕太息者此瞻亦悵悵不快棄官西歸甫抵里門猶逡巡瑟縮懼無以順適太公意太公顧怡然如故呼此瞻前曰菽水汝長物寧遽遜三牲九鼎耶吾故以養志期汝也其曠達多此類太公諱紹肩字慎間性最友愛此瞻登第遂推同居故廬以予諸兄凡子姓來受學者其訓督視已子無異家產中落猶百方為此瞻延致名師且日治醇醪豐饌款接四方諸賓客初不計家有無與人文溫溫若恐不得當不為町畦嗒絕之行尤重然諾急人患難間接郡邑諸有司必舉地方利弊剴切陳說即忤其指不顧徃徃陰雪人冤不令其人知之或奉金為壽亦堅拒不納也既用醫術知名歲時必廣施藥餌遠近造請者踵相接其貧羸者天寒遠道輒捐酒肴飲食之有為親若長來者輒用好語慰藉人服藥多効亦不肯受餉謝也嘗徃平陽值竟陵老書生病脾卧邸中且久太公一見遽就榻

拊視今僮為畚除糞穢出囊中所儲善藥躬煮飲之又時時命僮扶掖之至平復乃已其友人平陽太守代饋太公白金五十兩太公笑卻曰吾自行吾素耳卒不見太守而去其居平積善如此以是敬愛太公者無長少貴賤咸疏一也享年七十有二以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家元室常氏享年十有九生子男一即念慈也繼室扈氏享年四十有五亦生子男一曰慕慈孫男女各三兩室皆有賢行先葬縣東南十五里太保公之墓次卜於某年月日奉太公柩往合焉琬交此瞻三十年矣且同舉宏詞嘗推服此瞻才學謂高出琬輩數人之上而傷其坎坷於世今年來過吳門則此瞻亦已老矣出所撰行畧命琬誌太公墓琬故多抑揚徃復感歎之語非直慰此瞻也抑將慰太公於地下不知有當此瞻否也銘曰

李出隴西緊鼻祖兮散而徂遷指秦土兮維敏肅公肇簪纓兮理學事功國股肱兮文孫繼之敦文行兮為善不怠積餘慶兮爰有

令子稱逸足兮既翔天衢蹶不復兮天道茫茫杳難量兮壽考令終詒謀長兮宰木鬱蔥築幽室兮往配爾祖以俟爾後之昌且熾兮

鄉飲大賓周翁墓誌銘

予既以衰疾屏居虎丘東麓嘗有無錫周翁貞茲者相遇於半塘因遂造予草廬且命其長孫標次孫祭珩從予游於是翁年近七十矣鬚眉郁然其色辭甚恭其登降步趨甚偉函生侍側予數叩其學術論議文章悉有原委非近世固陋浮薄者比間以訪翁之鄉人則曰翁為侍郎文恪公之再世孫其人孝友敦樸舉凡綜理家政戒督子孫高下無不中度蓋馬少游所稱鄉里善人是也識者謂當有積善之報既而祭珩以諸生試學使者哀然出府學生數百人右或以是為翁喜予聞之曰未也兩生具有雋才而又恂恂克循家學異時將各致顯融以有光於文恪公則翁之食報諸

孫者繼自今庶幾其未有艾也今年秋七月兩生衰經踵予門哭告翁捐館舍已踰月矣享年七十有一將卜葬華荊山祖塋之次乃徵予銘予為之潛然出涕不敢用衰疾辭姑擬兩生所繕事實序而銘諸翁諱嘉申貞茲其字父如璜官典簿王父炳文累官都察院都事曾王父子義累官掌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恪以次子文簡公炳謨貴再贈太子少保父子皆著聲迹翁雖貴公子孫而文恪公素以公廉自持苞苴不入其門身歿未久家無餘貲再傳至典簿公所析污萊不逮數頃顧雅好結納每四方之客至供張饋遺費且無算其產遂以中落訖典簿公晚歲翁兄弟遂如窶人寒士矣乃棄文恪公故第於人而翁之兩兄又最困翁獨奉典簿公僻居縣之西郭外生計屢空絕不以介意也然父子遙望故第輒相顧歎息曰吾三世席先人遺業不獲兢兢保守柰堂構何於是翁削衣縮食銖寸累積以謀復故

第其人斷斷不可父歿若干年始能傾橐中所有倍故值以償然後得之凡以遵典簿公意也平居撫未笄妹如女撫幼弟如子事兩兄及待族親尤曲盡恩禮死而不能舉者前後踰十七喪其歛埋一出於翁文恪公故有祠田若干畝廢鬻已盡翁特割膏腴一頃補之至於賙親黨之患赴公家之急尤日夜惟恐不及先是典簿公號長者族中豪強或歷肆凌侮公嘗撰自述數百言頗寓微指翁奉遺令版行以示同邑其人大憤所以挽翁萬端翁受之不校鄉人尤推其雅量云少而篤志於學及明社既屋自以累世仕宦竟捨去舉子業悉力市故籍延名師以訓其子未幾其長君繼高遂舉於鄉逮長君不祿其訓兩孤孫亦如之以是彬彬嗣起為同輩所稱說予故曰食報未艾良有以哉翁三舉鄉飲賓卒於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日葬於是年十一月某日配成氏子二繼高順治庚子舉人考授內閣中書舍人先翁卒家肇側室出女一適

諸生呂晉孫男三標太學生榮珩常州府學生椿孫女八曾孫男
四焯燿熺烱曾孫女一始文恪公之葬也申文定公文其碑許文
穆公誌其壙都事公與典簿公之葬也鄒宮諭德溥及馬博士瑞
為之銘其人類皆前代名臣碩儒卓然有聞故能奮其筆墨闡揚
遺事於後世顧予何人才學謏劣且當衰疾之餘欲使繼前賢之
後為翁不朽計不亦慎乎然而此兩生之志也不可不銘銘曰
歲集屠維日纏析木巨區之瀕華荊之麓築是幽宮是栖我翁克
委厥祉詒我孫子以被於無窮

康熙辛未閏七月九日錄

堯峯文鈔卷十六終

堯峯文鈔卷十七

門人侯官林信編

誌銘七 共六首

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華之裔又與予同年進士順治十五年冬予待罪戶曹而君亦來謁選吏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深水鳧沙雁游泳上下為都人士游觀之所君暇即登予閣褰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為常其明年君得湘鄉令湘鄉涉江踰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臨別無惆悵繾綣之色所以然者蓋以天子方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涖郡縣者遠或及暮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為京朝官者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清要之列予以為非久則必復入入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別為重且難也而孰知其遠歿也哉君之歿也以丁母夫

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固留君候代代者不即
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謁選時僅二歲其距子祖君之日僅四
十餘旬耳豈不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呐呐不出口
而及其為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為上官所重湘鄉罹兵亂里井蕭
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
有訟於庭者立諭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用兵孔道
所需役夫船馬無算君慨然曰征徭彙集民不死兵而死役矣因
奏記上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邵陽大旱
飢民散走至君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為設策予之食
蓋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惜乎中道以歿而不得
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君諱觀字顯若舉順治乙未進士
享年五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城者十
四世祖宋中散大夫慥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紹洪初君與

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某日
葬君某里某原而因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兄之壙予不得辭君
有弟三人發若其叔也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名於時銘曰
魯公之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繇聯散四方於今纓帶
遙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叫天天茫茫茲
丘之穴鬼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昭信校尉分得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君諱仕字某正紅旗下人世家遼東 國家陞盛京就設遼陽縣
君蓋其縣人也先世用軍功得官祖蘭前明時中屯衛指揮使父
有才以謹飭聞於鄉君長身頽面望之甚偉而為人恂恂退讓有
父風少以烏金超哈事 太宗 太宗方用師中國大凌河之役
君力戰知名自是數出入行陳備著勞勩 世祖即位為分得撥
什庫尋授六品頂帶階昭信校尉尋又加二級順治十三年從征

福建敗走鄭成功師還病卒杭州歸喪於京師春秋四十有六安人陸氏子三魁三畏予與君初不相知聞蓋得之其從子刑部筆帖式三省者如此十八年三月將葬君京城東北宛平縣界中於是君之從父昆弟仲奉等介三省來請曰吾弟雖以武力自奮然能勤勞於國孝友於家仁且讓於鄉里雖全遼之人號為讀書知道理者亦皆推異吾弟自以為不及也今不幸中道以死苟非白一言以寵之於幽則是舉等沒吾弟之實而無以昭示其子孫也予方辭謝三省又言曰吾王氏之役於本朝者三世矣自天命天聰以來國家佐命偉人下及鞍馬騎射高上勇力之士林立麻列然得如吾從父之材幹者固僅僅也惜省於是時尚幼不能周知其始末所得於遼之父老與吾伯仲昆弟者特其略耳至於摧鋒陷堅禽生馘級之數則兵部尚有檔子可考也然亦什不存二三矣嗟乎吾從父之歿訖今不過五年其上距太宗皇帝之

世亦不及二十年然省之所習傳止於如此使更歷數十年則世愈遠而事愈微省恐其有時泯滅而絕無一存也豈不可痛哉幸而辱為之辭不獨以耀於子孫亦庶幾傳之永久也已予嘉其言之質而悲也遂為銘銘曰

東海之瀕有龍出水羣攀其鱗雲翔颺舉君也烈烈提戈策勳馳驅王事歿而有聞不佚前光以貽後昆於何徵之視此銘文

葛府君墓誌銘

崑山葛生悌明將合葬其父母於常熟虞山之西原來謁予而請曰灝中不幸甫四歲而吾妣與吾府君相繼即世至於今三十載府君之嘉言懿行其不獲記憶審矣幸而入則侍吾祖父母之側出則奉教於從祖祖父世父及吾父之執蓋無不叙說府君軼事以督率灝中也祖父母之稱府君曰善事我從祖祖父世父之稱之曰少而克勤於學執友則皆曰其與人文也耿介而不諧於俗

端方而不受憐於人者也徵諸家庭質諸鄉黨灑中以爲信故敢乞銘予語之曰四民之窮無告者誠未有甚於孤子也人孰無父人孰無母而顧幼無以爲依長無以爲養家貧則力不能自存及其饒益也又將有外侮內難乘隙交訐之虞焉而三尺之童或不被魚肉者少矣君子已孤不更名冠衣不純采必終其身非獨以志不忘也夫亦自傷其艱難勞瘁而有不得不已者於此也予之孤與吾子同言之而且刺心感額矣其忍爲吾子銘其先君子悌明復請曰灑中事先生久敢卒以是累先生子乃曰昔孔子疑其父墓處殯其母五父之衢聊人輓父之母誨以父墓然後知之今吾子於先君之軼事也徵諸家庭而信質諸鄉黨而又信其勝於輓父之母也不既多乎夫顯幽闡微亦後死者之責也予不可以固辭遂叙而銘之君諱雲蒞字方崑山縣學生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有六娶戴氏先君一年卒曾祖某贈某官祖某萬曆某年

進士仕至某官父某某官子男一人灝中也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娶陸氏孫女三人銘曰

太常名卿澤流孫子文學蔚蔚而不永世卜彼高敞虞山之趾鬱乎佳哉墨食在此越惟後人克承遺祉既剝乃亨行復爾始

張府君墓誌銘

府君之葬也其孤排纘事畧踵門請文為銘追惟予自童子時數從先仲父知縣公獲見府君府君豐上削下頎然長身間與仲父及予同里繆子長先生為文會其文最雅麗秀拔予昆弟在家塾中輒傳相謄寫以熟逮入本朝繆先生先舉進士最後予亦舉進士為郎官於朝先仲父亦得浙東一縣以去而府君獨棄諸生服杜門不出以教督諸子為事蓋府君有令子曰遇恩每以諸生試有司必與同邑諸名士互占甲乙嘗詮次墨卷所謂介石堂選者徧走四方殘膏剩馥沾溉後進藉是取科第者甚眾而遇恩

屢見屏於省試府君恒為之歎息及遇恩之子如錦高第始得大
允其宗而府君則捐館舍已十餘年矣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葬
於吳縣十九都長山鄉之先塋予少習府君而遇恩之室則又予
中表女弟也故遂採掇事畧中語序而銘之府君諱明勳字元卿
晚自號介菴張氏之先當孫吳有國時與朱顧陸竝為吳中著姓
後徙長洲之陽城村者不知其何別也繼又徙居郡城以封徵仕
郎諱某者為曾祖忠義衛經歷諱某者為祖縣諸生諱某者府君
之父也府君少而孤露能自奮於學以致成立出應童子試受知
學使者偕其同產弟明烈後先居諸生中俱善屬文聲譽藉藉稱
二難所結納悉勝流名宿凡八試於鄉不錄中間一為本房首薦
又以忤主考意報罷府君私自詫曰命也非戰之罪久而循例貢
入南太學兩司成有識府君氏名者勞之曰吾子猶蹭蹬未遇耶
於是國將亡而府君亦不復措意舉子業矣為人有至性以不及

侍養為憶每值諱辰設享所居之東堂指示子姓曰此爾祖屬續處也爾曹其識之母忘言未竟必潸然淚下世父饒於產而無子鞠明烈為子及世父死人或謂府君乃大宗也質諸令甲吾子宜為後府君正色曰有治命在且親昆弟相距幾何而敢爭哉居平事世父如父事庶母如母視諸從子悉如已子而與明烈友愛無間性素耿介晚節尤硜硜自愛故人有顯者歸里來謁府君拒不與相見招飲亦不赴有司聞其文行延致鄉飲又卻之由是為鄉黨所推重而府君訖不以此矜於衆也既謝諸生掃除一室度書數千卷坐卧其中日夜手鈔口誦雖盛寒暑不輟屢遘外侮家產漸以中落猶夷然不屑也間為古文詞喜學唐宋諸大家或遇風日晴美華月朗媚輒拈小詩一二首蓋府君才甚高學甚博非僅用舉子業擅名者顧雅不欲以詩文自命也既成則削其彙今惟存介菴日纂若干卷藏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卒於康熙某年月日

配吳孺人婦德甚具治家儉勤中度拊媵妾臧獲皆有恩意自少
知書暇則閱通鑑綱目繕錄古文小品誦之以為常春秋四十有
六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已前葬矣至是以府君合焉子男二人長
即遇恩次次墀皆太學生女五人適廩貢生黃日華吳江學生吳
森穎府學生顧揚鉞及范君贊吳詔孫男五人太學生如鏡縣學
生如錫康熙某科進士如錦府學生如鈺幼如鉞孫女五人適太
學生王元震鄭誼縣學生顧三曾許時對一未行曾孫男一人女
三人銘曰

張故巨族世有哲人或隱或仕爰逮府君以學名家以善立身善
積於身詒慶文孫庶承天寵用大里門馳恩所加賁及幽蒐
其形雖亡不亡者存如欲徵之眡此銘文

朱翁墓誌銘

翁諱某字慎闇別自號潤寰系出徽之望族曾祖存中始遷吳江

祖行父文彬復徙著府城翁其季子也先世率居市闌間潛德弗
耀至翁昆弟始延名師勸諸子於學而其子姓遂有掇取科第仕
宦於朝者吳中朱氏至是始益大為人倜儻不羣敦尚氣義雖自
少棄去舉子業而喜觀諸史與人論古今成敗得失大畧若繩引
珠貫娓娓不急家庭雍穆闔門數百指翁養老字幼指撫使令上
下皆訢訢如也性好施予自三族以訖交舊若鄰里若委巷老弱
傭丐諸婚嫁饑寒與夫疾病死喪悉惟翁是歸翁赴人之急不以
在亡為解亦不以遠邇戚疏為厚薄於是吳中人爭頌說之素信
釋老氏之學晚節築室鄧尉山麓蕭然子居惟與方外士相游遨
以繕性參學為務家政悉付諸子不問病將革始就醫入城有問
疾者即荅曰吾目中無醫吾胸中無礙來處來去處去而已識者
知翁蓋有得云平居尤有至性母夫人常患末疾輒中夜焚香露
禱願以身代無已遂剗股肉治糜以進母疾良愈翁不以其故語

人久而稍有知者或質諸翁翁感然曰此不得已耳豈吾本心欲為是乎由是衆益歎息以為難予嘗論之昔唐史言陳藏器注本草謂人肉治羸疾民間遂剗股肉以療父母韓退之作鄆人對罪其毀傷肢體為不孝之甚予竊疑不然夫人子之事親猶人臣之事君也人臣當國家危急之時雖肝腦塗地亦所不惜是以殺身成仁君子許之忠孝一也使剗股而非孝則比干之剖心屈原之沈淵顏魯公張睢陽之身殉國難皆可謂之非忠乎賈生曰借父耰鉏有德色母取箕帚有詆語蓋自周末以來先王之教不作彝倫道衰父子之間如秦人視越人者多矣顧退之復作此對以佐之宜乎孝友之不少概見也予故特書翁療母一事以風末俗至其他造梁甃衢賑荒已責俗流所稱善事者率不及書以其事不勝書且在翁為細行故也壽五十有八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元配陳氏繼室以黃氏二男子曰霖曰霞皆太學生霞出繼伯父後三

女子適太學生邵言璋諸生裴起潛幼許李鈞俱黃出孫男二人
女三人其孤卜於某年月日葬翁吳縣西南珍珠隴之原先事來
乞銘銘曰

歲在徒維日躔星紀爰諏良辰幽宮是啟維是幽宮鄧尉之陽梅
華馥郁宰木鬱蒼翁安體兔越千萬祀槁詞著之不磨可矣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劉太翁墓誌銘

太翁姓劉氏士壯名也穉公字也石菴其別號也先世秦龍氏之
裔徙著寶應自宋南渡後始也縣學生諱承宗者考也廩例太學
生諱延祚者王考也縣學生諱本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翁所候
選者也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以子貴所貤封者也壽六十有一
前明崇禎改元四月三日今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廿有三日翁生
卒之年月若日也太孺人喬氏其室也曰國翼曰壬戌科進士由
庶吉士累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國鞅曰丁卯科鄉進士國展曰諸

生國藻為世父後者翁之三男子也曰諸生張麗微張易抒喬崇
醇者翁之三女子之夫也翁自幼穎敏閱書一過即成誦嘗治春
秋研深索隱所撰錄盈尺同學者莫能與抗雖老師宿儒亦皆驚
歎以為國器也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典麗學術醇深議論奧博
銳欲以功名自奮輒為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於場屋晚
而以歲貢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負至性室無一金之儲而
奉養母夫人備極豐腆有三兄一弟俱早世仲兄之子亦如之於
是廣陵大水邑中士庶瀕於飢寒俱不能自存而翁顧獨力送往
事居支撐門戶撫育孤嫠絕未嘗告倦也為人恬靜寡欲凡榮名
寵利世所羣趨爭騖者悉無求其間尤喜周人之急嘗捐高燥地
一區為義冢又嘗慮鄰田乏水為廢腴產濬渠以利之畧無纖毫
顧惜故闔郡滋呼翁長者也晚既受貶封之命然平居不衣章
服不乘軒不張蓋老屋數椽衣敝飯麤如故間屣步馮一童子出

游初不以貴人自命邑中不相識者亦不知其為貴人也為人謙
謹樂易見儻從衣好衣者怒曰汝衣若此勢且忤我宗黨鄰里必
累老夫詣門謝過矣急命褫之亦不譴責也最後叔子舉於鄉賀
者填里閭翁獨瞿然曰吾寒門得此過望非力為善事將何以堪
爾曹其勉之翁之家訓類如此故給事君號名諫官自叔子以下
亦蔚有聲譽推為邑中巨室眾皆曰此太翁種德績學之報也先
是邑中有御史喬先生聖任素稱東林巨儒擅知人之鑒方為愛
女擇對翁尚童州喬先生見而異之許適以女翁之考遜謝謂吾
窶人兒不敢與女公子為偶喬先生不之聽所許即太孺人是也
久而翁坎壈不偶先生又慨然語其子侍讀公曰劉氏名長者累
世矣穉公且好學能文顧終不得一第諸昆季又不祿困極而亨
將在其子吾欲以女孫許國轍為重姻故給事君復娶於喬不數
年而喬先生言果驗當翁晚節給事君既大亢其宗子姓滿前又

率斌斌文雅謹守翁家法劉氏之興信乎其未艾也二十八年春
翁葬有日矣給事君邨所撰事畧介其外舅侍讀君以書請銘予
聞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今核給事
君所撰類皆質而不誣可謂善稱太翁之美者也乃作銘曰
維卯金刀盛於豐沛其別綿延爰及千祀翁之鼻祖南徙射陵奕
世載德猶不能興翁也繼之文行尤偉儒素之稱溢於井里食報
其子顯名 王廷 天子汝嘉教子有成乃下 綸音賜之章服
翁受是賜老益自勗生榮歿哀餘慶繩繩爾熾爾昌後人其承之

康熙辛未閏七月十四日靜寄軒錄

堯峯文鈔卷十七終

堯峯文鈔卷十八

門人僕官林信編

誌銘八共七首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康熙十七年冬翰林院掌院學士子端陳先生將奔其母張淑人之喪所司以聞天子為之惻然詔遣學士屯泰公喇沙里公勞問先生於喪次賜以乳茶桐酒四器且宣上諭曰爾廷敬宜勿過哀以致滅性恩意有加焉已而復命上又問先生動止容色如何兩學士具以對嗚呼休哉此皆君臣相與之異數考諸故事惟滿洲重臣始得之先生漢人也其官又甫及三品顧獨蒙眷注優渥如此本朝三十餘年未嘗有也於是先生擗踊號呼幾絕者數矣及奉上諭然後哭有常節積五六日然後能蒲伏踵宮傳大學士高陽公之門乞銘淑人隧道之碑公既許諾顧又屬琬誌其壙琬按張氏世居澤州之沁水淑人則故陝西商雒

道左參政諱之屏之孫威縣知縣諱洪翼之女歸澤州陳氏則故
贈儒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加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諱經濟之婦今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
士昌期之配也與詹事公相莊者四十餘年而歿凡積三封而始
錫今稱則皆用學士先生貴故也淑人自少聰穎為翁媪所鍾愛
威縣公嘗曰若男也我張氏其可復興乎教以四子及通鑑列女
傳諸書無不成誦且能知其解妣王孺人又善理家其訓率淑人
者尺寸具有程度淑人亦善承翁媪意由是張氏諸宗黨無不賢
淑人者以女公子之貴來歸詹事公絕無纖介驕逸態一切烹飪
縫紉諸瓌細必躬親之姑范太安人老而喜潔清非淑人饋食則
不甘性端靜笑語率不苟稍暇即出書於匱莊諷若經生然素不
信鬼神祈禱之事尼師巫姥尤距弗與往來待內外大小疏近悉
以禮其於庶出子愛之均一雖家人初不覺其異母也先是順治

初姜瓖以大同叛澤州為賊所據賊素聞詹事公名數遣人誘致
公公數裂其書幣以惡言復之最後嬰賊怒趨衆圍公於所居之
中道莊堡公率堡中人力禦之是時淑人甫媿女即自奮曰此非
吾安寢時遂起具糗糧治酒灸佐詹事公拊循堡中人人皆感激
無異志一堡得賴以完淑人與有力焉由是陳氏諸宗黨又無不
賢淑人者淑人享年五十有九以其年月日卒於家以其年月日
卜葬於中道莊東山之原子男八淑人出者六廷敬順治戊戌進
士累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
教習庶吉士廷繼恩拔貢生候補國子監官出繼叔父後廷蓋州
學生早夭廷懋例監生候選州同知廷宸歲貢生太原府府學訓
導廷統歲貢生候選知縣廷弼例監生廷翰州學生廷敬廷蓋廷
懋廷統廷弼廷翰皆淑人出也女子子五淑人出者四適諸生盧
啓茂例監生候選州同知秦光先例監生王仁堂候選州同知張

中驥例監生楊健其適秦氏王氏張氏楊氏者亦皆淑人出也孫
男女七曾孫男一當學士先生之幼也凡四子書悉淑人口授以
熟及就外傳日晡自塾中歸淑人必篝燈督課之與塾師不少異
學士既登侍從以儒學文章在 天子左右然淑人歲時必寓手
書其訓戒尤嚴於詹事公 天子器先生日久每稱先生厚重沉
默可屬大事方有意向用而惜其以喪去位咨嗟太息者移日用
是勞問不置先生述以告琬曰廷敬兢兢守官幸而得荷 上異
恩微吾母教不及此言竟因拊胷而慟蓋淑人讀書曉大義其賢
比於古之列女故其教子之效卓然可見而庶幾耀於無窮琬老
矣無能為役然竊惟少為諸生嘗受知於提學御史道莊公公即
學士先生世父也繼又從先生游有年其能悉淑人事行者宜莫
琬若故遂忘其不敏覲顏執筆以誌淑人且謹列 上諭於前俾
先生稍紓其哀以無忘 天子休命而大慰淑人於地下倘亦淑

人之志也夫乃作銘曰

采蘩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和鳩鳩之仁風詩所美萃於淑人淑人如何以古律身豈惟律身曰忠與義用相夫君亦勗其子為國良臣乃熾乃昌乃裕後昆幽堂有石是刻銘文久而益章洵不可泯

敕封徐母劉孺人墓誌銘

孺人貴陽劉氏族大而代有顯人為前明威州知州諱瑄之女年十七歸於徐為四川右參議諱卿伯之婦廣西左參政寧菴先生諱必遠之配享年七十有一距先生歿踰四年矣又五年祔葬先生之兆是歲實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也子男四人長維江寧學生天次時成例監生次時盛來安學生次時敏孫男女若干人於是時成以琬故寧菴先生門下士也且嘗銘先生墓石故復屬子銘孺人其言曰成等微孺人之教蔑由成立以至今日也先是伯

兄既夭或諷孺人為擇嗣計孺人駭曰縱我不宜子側室有子亦何異汝乃遽為是言耶時參政府君方挈孺人赴補翰林簡討孺人遂取側室兩人以行未幾而孺人生成繼又兩庶母相次生盛及敏然後孺人滋喜拊之均一雖家人見之不知其異母也敏弟甫晬而生母遽亡孺人移置卧榻旁省視周至飽飢寒暖惟恐少不得所居嘗誠成兄弟曰若祖若父以清白相詒若曹當謹守先訓讀書礪行庶幾慰若父地下且免貽我憂至於彌留遺命諄屬者復如之以是成兄弟自少訖長濟濟相友愛雖不敏不獲立取青紫以示光寵幸而門庭肅清無子弟之過者唯孺人之教是賴吾子可無一詞以章之乎琬曰唯唯成則又曰孺人之來歸也大王母任太君與王父參議公王母楊太君俱在堂無恙孺人早晚進旨甘候燥濕小有疾則扶掖卧起手治湯液無不曲當兩太君意者兩太君皆曰新婦善奉我其事王父亦然晚節嘗語成等曰

兩太君遇我厚至今諸婦逮事兩太君者惟我一人在耳言之輒與淚俱吾外祖父母歸黔中罹於兵燹舉家殲焉孺人每歲時追念未嘗不嗚咽涕零也其孝謹蓋如此御家整而能容遇孽媵有過必加掩覆或終歲不用笞責家人子女孩稚者往往牽衣繞膝視孺人如母孺人亦數出餅餌棗栗飼之終日不厭性喜施予內外以緩急告者恒斥簪珥以相賙恤其慈惠又如此素無鉛華甘脆之好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尤勤於女工垂老矣猶親自補綴以率諸婦妾事佛氏甚篤晨香夕燈不廢寒暑凡茹蔬三十餘年其儉且勤又如此子其并為我述之以聞諸幽琬又曰唯唯嗚呼世之為女子者雖有幽閒專靜婉孌之操然而步履不下堂相言笑不出門屏非若賢士大夫有勲名事蹟暴見於天下後世可以大書特書者也乃若孺人行事以視二南所載葛覃小星采芣采蘋諸咏曾不少愧柰何使無聞焉且徐自參議公以來種德藝善積

之家而施之國者已載世矣孺人顧又以賢行繼之而食報猶未
竟然則子孫千億爾熾爾昌徐氏之餘慶蓋未有艾也是宜銘銘
曰
家門之榮章服之華賢哉孺人莫之矜夸有儀有則儼然儒家人
妻壽母既淑且嘉往從夫子永栖山阿宜爾子姓秉笏垂緇越千
百年澤厚流遐刻銘於石以詔無涯

誥封薛母王宜人墓誌銘

宜人諱寧字子安姓王氏其家世故孟縣著姓為前明處士諱某
之女年十五歸於薛為 皇朝故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弘文院
學士諱某之冢婦今大理寺右寺副名某字大武之妻大武嘗官
戶部郎中故宜人得 賜今封最後從大武宦京師遇疾而歿享
年五十有四康熙十八年某月日也大武既遣其喪還詣予言曰
將葬願有銘予惟與大武偕舉進士稱同年者凡二十有六年中

間偕授戶曹稱同寮者三年雖出處睽合匪一而垂老復得過從
於此予交游漸以衰落惟大武遇之如昔於相知為深銘宜人者
當莫宜予遂序而歸之按大武撰狀其述宜人平素大約謂勤儉
以飲其夫孝謹以奉其尊章觴豆腆潔以供其夫之賓客歲時問
饋不絕以睦其娣姒與薛之諸姑姊妹逮大武伯仲析箸宜人則
指所遺翕園一區曰此園不足灌所乎吾翁無他厚產舍此非吾
需也大武述之夫亦詳且具矣雖然是猶未足槩宜人也方大武
自曹郎入為吏科給事中賀者填閭宜人不色喜及其被誑左遷
即大武亦不免骯髒不自聊之意而宜人顧獨安焉語大武曰歸
耳諫職誠不易稱君今而後釋重荷矣大武性微卞急又落落負
才氣不肯逆自摧折以合時俗宜人憂其如此必隨事慰勉之且
乘間數出苦語以相鑄戒訖晚歲不廢大武聞宜人言亦未嘗不
心屈也故其狀中具述宜人事行既訖則又隳括於篇末曰宜人

於某名曰伉儷而實有朋友之益焉然則宜人洵賢矣哉今夫女子之賢者考之於經不過率其烹飪澣漱紡績補綴之恒以義豐家以禮正內而已至於安窮而輕達善世而諧衆在吾黨猶或難之豈閨房婉婉者之及知哉觀宜人所以勸勉大武者則宜人賢又加於詩若禮之所謂賢也生子男子三長宏聲次同聲皆縣學生次振聲子女子一壻諸生禹卜年孫男女五卜地在縣之某鄉某原其葬以其年月日銘曰

君子友之家人宜之宗親姍黨罔不儀之燦燦者翼麟麟者輻達於幽宮宜人之棲其藏萬年不侈不夸欲知宜人眎此銘詩

李母常孺人墓誌

李母常孺人故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諱某之女來適李氏實內閣中書舍人諱某之婦諸生諱某之室而順治戊戌科進士前推官念慈之母也孺人歿踰五十有三年太公始歿是時孺人已前

葬矣又踰七年念慈將啓孺人壙與太公合命琬誌太公墓琬文
既成不及詳孺人事行念慈又以為請悉如所以請太公文者而
其詞加悲念慈曰吾母與吾父生同歲其月日稍先於吾父享年
僅十有九其歿也念慈纔生相去旬有四日耳痛哉吾母以念慈
之故免身得疾而遂致此也吾父傷念慈不及見吾母賜以所遺
手澤二俾藏篋衍中其一為衰定小冊子若干葉其一為嬰兒襖
一襲小冊率吾母侍外王母疾時所錄其間記症候之進退藥物
之加減無不悉具字畫端楷清勁得曹娥碑筆意兒襖則鍼線整
密衿領熨貼以重華緞為之色正紅吾父指謂念慈此冊故汝母
手筆又手自裝定者也此襖亦汝母縫紉豫為免身備者也汝見
之如見汝母之音容笑語及其為人之孝謹儉勤也念慈既泣受
命不敢不視又不忍細視也至今歲時享祀即出而陳之每一展
輒哀號幾絕痛哉自王公貴卿下至行路販負之人莫不有母生

事死哀莫不可以自盡獨念慈幼不得識母顏長不得奉母養天
乎天乎念慈何辜何懼荼毒若此極也吾子不為之文何以稍慰
念茲乎遂再拜且曰念慈嘗聞諸先王母矣王母謂念慈汝母性
聰慧知讀書作字尤善女紅以女公子來我家初未嘗有驕惰色
凡吾飲食衣衽病及黷濯之事必躬執之不以委婢媪也吾有所
欲以屬汝母未嘗不愜吾意其來我家也最晚汝伯母輩皆年長
矣汝母不以貴介失長幼禮故先後中悉和順相欽愛御臧獲寬
嚴有法由是內外絕無間言王母每言之必愀然移時念慈亦淚
泫泫覆面蓋外王母亦嘗云爾此吾母事行之槩也其他則外王
母與王母不及言吾父亦不言念慈俱不能知也按孺人卒於崇
禎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又以某年月日合太公柩而祔焉琬
竊感念慈悲母之詞距母歿殆六十年矣顧愈久而愈不衰故復
誌之使刻寘壙中其繼扈孺人亦賢吧瞻幼時賴其拊育訓誨甚

至并附誌於後云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吾邑顧公君升之改葬也其長君開林既乞牧齋錢先生為之誌若銘及祔其母何孺人則又介吾友盧子定三命予誌而銘之予惟牧齋先生在前明素有譽望家居則以文章為著宿官中朝則以氣節為黨魁凡所撰述皆名當時而垂後世故能為顧公重若予則淺學鄙儒自分見棄於鄉曲有日矣顧欲使操筆附牧齋之後得毋靦然汗顏也與而定三猶督之不已於是手開林所作行畧讀而太息曰予何能為孺人重若孺人之行則足以重予文矣當孺人之歸公公病痲將革羣醫投藥不效孺人晝夜涕泣為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疾遂有瘳孺人亦無恙中外知者悉傳述以為異其後復與公相莊者逾二十年然則孺人之迫而籲籲而應也其偶然乎抑其誠足以動天而夙昔之孝敬果足以格幽冥耶吾

舉不能知也然嘗考之於詩矣彼葛覃之躬節儉螽斯之宜男子
采芣之共祭祀樛木小星之不如忌降而訖於草蟲野有死麇之
守禮自將類不出閨房女德之常非有奇節高義震駭時俗孔子
猶錄其章句以首十五國風而為舉世勸况乎孺人之行卓卓可
道如此豈非聖人之所深嘉而極予者耶惜乎當世既無孔子吳
中士大夫亦未有表暴其事以見諸詩歌者而賢如孺人則又不
可以無傳也故詳述之以塞開林之請庶幾予之文其得藉孺人
以重與行畧又稱孺人善持門戶米鹽纖碎具有程法歲時周恤
其娣妹至老無怠也此蓋他女子所難而在孺人則皆細行可畧
也顧公諱世竣君升其字長洲歲貢生世系詳牧齋所作誌中孺
人祖一貫吳縣學生世所稱仁孝王少湖先生高弟也考思佐妣
楊氏子男二人長韓即開林長洲學生次芳菁康熙丙午科舉人
女五人壻某某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曾孫男女三十人享年七

十有五墓在陸墓之寥字圩銘曰

金滕之冊周書是載維臣於君為壇請代亦越女師以事所天其誠感神與之偕全餘慶縣縣詒爾孫子濡染詩書蟬聯奮起隹哉寢丘有柏有櫟有楸有松同穴於斯如金石之固以不蹇崩

敕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予徃以薦舉抵京師嘗介家舟次與寶應喬子石林定交舟次落筆妙天下於人少所許可顧獨推服石林才學不去口且謂石林之成名也實其母先孺人教之於是石林亦介舟次屬予銘其母墓蓋距孺人之歿二十餘年矣石林之言曰吾母姓潘氏先世有諱塤者以都御史巡撫河南平青羊山賊有功載在前史其高祖也吾外祖父諱叔暘雲南馬龍州知州母仲孺人吾母生而穎異為父母所鍾愛外祖母雅好讀書故吾母亦好書外祖母雅工五七字詩故吾母亦善詩先府君喪吾前妣王孺人吾母年十九來

歸即操家政既而府君以御史官京師吾母方家居有同官來巡
鹽者知府君之不受賂遺也乃私餽白金二百兩於家吾母固辭
曰金至二百非交際恒禮也卒拒不受府君巡按浙江副都御史
陳乾陽以書屬薦貪吏府君不聽而遽劾之用是觸乾陽怒及回
道誣奏府君所薦非是得旨鐫職府君索乾陽書將上諸朝吾母
執不與報曰發人私書昔賢所耻茶香酒熟待君偕隱久矣府君
始大悅服明之亡也吾母流涕累日作絕命詩四章置衣帶間闔
戶自縊為家人所覺故得免最後萊補諸生吾母忽忽不樂復作
詩一章畧叙其所以教萊者以深有負於前四詩為愧其通曉大
節多類此吾母既好書遂能博知經史府君晚隱柘溪之上杜門
謝客坐卧一小樓吾母數舉古人出處成敗以相質且以慰安府
君府君喜曰汝真吾益友此吾母之為婦道者然也前妣王孺人
生吾兩兄曰邁曰英又生吳氏長姊至吾母歸時兄姊皆長矣吾

母婚男嫁女晝夜拮据鮮違禮者尤篤愛兩兄然待之嚴甚兄嘗
游飲至中夜吾母燒燭端坐讀書於堂中必俟其歸然後寢既而
兩兄寤訖不敢夜飲其督責萊蓋嚴萊出或侵夜始還吾母怒必
令長跪達旦蓋府君生萊也晚故稍示寬假而吾母以為不當驕
而縱之輒賦戒子詩示意焉自是萊嚴吾母過於府君又視庶母
所生兩幼弟不異已出疾方革猶諄諄以屬萊與兩兄也此吾母
之為母道者然也予因以其言質諸舟次舟次為石林同郡又嘗
同硯席又有婚姻之好其稱述孺人與石林言悉合則孺人之賢
信矣府君諱可聘天啓二年進士累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孺人封
安人以子貴復贈今稱卒於順治十有四年享年四十有九生子
女各一子即萊也字石林康熙六年進士今官翰林院編修方為
天子所知駸駸貴顯未已女嫁劉士壯孫男三崇烈太學生崇
讓歲貢生崇修女六長適進士劉國鼐次適歲貢生丘璋次許舟

次子宸褒次許太學生朱經次許黃之鈞次幼其王孺人及側出
子女俱詳御史府君誌中府君葬柘谿而孺人之墓在鄭府莊距
柘谿凡二里銘曰

詩三百篇孔子所采女子諸詩蓋莫善於衛之二姜顧子猶喟其
貞而入於變哀而近於傷也孰如孺人彤管有煒賢婦賢母隄古
列女厥封若堂棲冕於此敢作銘詩永告來裔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李氏世居嘉興長水之上當勝國末有李曉令先生諱應者以文
章氣節著聞東南晚歲鬱鬱失意客死粵中其配顧孺人躬拊諸
子督以讀書修行晨夕不怠嘗述先生語曰窮達命也但俾吾有
子為通儒為善人足矣否則雖錢萬緡爵三公非吾望也以故李
氏諸子次第巍然成立伯曰繩遠字斯年仲曰良年字武曾叔曰
符字分虎率皆器識雄邁論議卓犖所學則迤演淹貫悉達於用

為詩賦古文高筆雅韻可歌可誦間出新拔句輒絕去晚近窳陋
畦徑同縣曹侍郎秋岳雅推轂後輩極口首稱之浙東西呼為三
李遠近交游知三李者未嘗不歸重孺人之善教其婚姻宗黨知
孺人者又未嘗不推服三李之善承其母教也武曾北游京師舉
朝士大夫熟習其氏名而予尤與之相得文譽籍籍在人耳目間
最後應博學宏儒舉諸儒並集闕下是時武曾學益高聲價益
大噪凡名卿巨公悉爭先延致求識武曾面私屈指揣摩以為必
李生也當首是選者語聞諸儒則譁應曰然既而竟中忌者襍被
出國門矣眾遂搯擊攢額代為武曾懊惜及武曾歸省孺人於家
孺人安之再述先生前語從容曰古人有言吾期汝以志養非祿
養也母子間怡然慰勞絕不以屈抑見於色辭嗟乎在孺人母子
則得之矣如國家失才賢何如當路者以人事君之道何今遠距
舉宏辭時且五六年矣武曾尚浮沉諸生中斯年分虎亦如之誰

之不如而褐衣徒步相率旅食於四方也豈誠先生所云命耶孺人顧氏考廣東左布政使元鏡妣吳淑人性警敏識大體以女公子為翁姥所鍾愛遣嫁甚腆曉令先生喜豪俠賓友襍沓造門供張贈遺費槩匱中物畧罄孺人不少愠亦不少顧恤也事君姑沈及少姑張盡得其懽自先生之歿家事遂落一手搯拄門戶檢校米鹽屏當裘索用以迎婦送女辛勤者凡若干年昆弟奉布政公遺指分與孺人田二頃他產稱是笑曰吾嫁時所齋安在此亦命耳柰何復以吾故減昆弟產卒不受少習孝經毛詩小戴禮列女傳及唐人詩集背誦無失長從布政公官署書牘旁午輒代削荅草以進尤工於詩與先生倡和甚夥既居先生喪悉取橐焚之曰吾不忍憶和詩時也遂一意歸命佛乘稍作偈頌道所得而已疾革不亂出簪珥衣襦徧給家人與訣曰吾期至矣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九諸子卜以明年某月日合葬先生之

墓子男五季曰震遠早夭又側出幼子曰嗣遠女三壻曰祝翼銓
曰諸生徐章曰鄭魯孫男四女五曾孫男一同縣繆山人天士評
孺人夫婦詩曰先生遭喪亂其辭多憂憤感激而孺人每佐以達
人語不入兒女曹纖豔氣習惜乎其稟既焚予不及見也銘曰
內則邈矣世無女師有儀有德孺人之思手瘵足瘡以支坎壈孰
慰其心有子克荷孺人在堂諸子羣趨教之誨之遺澤父書孺人
在室子則出游秉是懿訓譽問乃道維天之報視爾所積積既厚
矣報未十一嗟爾後人宜昌宜熾天久斯定盍姑俟之

康熙辛未閏七月中旬竹聲柏影軒寫

堯峯文鈔卷十八終

...

...

...

...

...

...

...

...

...

...

...

...

堯峯文鈔卷十九

門人侯官林佶編

誌銘九共六首

誥封王母董夫人墓誌銘

維宛平王文貞公與今相國晉庭先生父子俱起家禁林相繼事
世祖章皇帝勛勞王室號為佐命之臣及今上之二十有
一年先生以尚書召入內閣則文貞公已捐館舍服甫闋矣是
時滇寇初定先生左右天子撫寧四方民恬俗嬉時和歲豐天
下悉謳歌聖德且稱道先生之勳不置而先生又有賢內助曰
董夫人夫人年十七來歸於王於是先生方為學士侍章皇帝
側出入扈從或旬月不得休沐而文貞公則以尚書致政家居喜
延見賓客相與賦詩飲酒無怠色先生虞甘脆膈濡之不調也以
誠夫人夫人敬諾曰妾在君奚憂先生有庶弟妹數人其幼者甫
在提抱中又虞寒暑燥濕之不時也命夫人助諸庶母善視之且

戒勿令文貞公知夫人又敬諾曰妾在君奚憂既而先生微伺夫
人所為無不辦治者心竊滋喜而文貞公亦曰新婦善事我諸庶
姑又曰微夫人吾子女不得成立也自是先生得一意國事竟
不復憂內顧矣一時卿大夫間稱有家法者必推王氏為京師諸
巨室冠而戚黨中知夫人者又推夫人之賢以為冠於王氏云享
年五十有三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卜葬京師之某鄉某原先生先
期具所撰事狀與冢子僉事君俱以書來告且徵銘詞琬按狀夫
人姓董氏父正義歷官廣東都司僉書母梁孺人先是先生凡再
喪前夫人文貞公為先生擇對知董氏有賢女遂命聘焉既歸凡
六遇天子覃恩自先生為簡討則封孺人為侍讀學士加一級
則封淑人為掌院學士加禮部尚書則封夫人為左都御史加一
級及為兵部尚書加一級與入內閣為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則又三封一品夫人有子男子五長克善官江西分巡道按察

司僉事次克勤官廕生候選正六品京官天次克昌戶部陝西司員外郎加二級餘幼克昌則夫人出也子女子八長適廕生章維貞次許官生戴緹次許貢監生張光鏊兩女俱未嫁天次適山東督糧道布政使司參議加三級胡介祉次許孔傳鐸餘幼適章若胡若許及戴若張者皆夫人出也孫男三女四文貞公之薨也值夫人方免身公遺命勿令執喪夫人聞之蹶然興曰安有為新婦三十年而不視翁含斂者乎死生命耳侍者止之不得諸娣如止之又不得伏地一慟幾絕是後饋奠皆如禮待諸媵妾悉有恩意拊庶子女尤如已出僉事君將之任江右諄諄謂曰清慎勤三字若習聞之尤宜益以謙厚勿墜家聲勿忘庭訓足矣病將革聞曠外幼子語聲亟呼乳媪曰勿抱兒當風也蓋天性孝且慈如此嗚呼夫人以嫻德馴行為淑婦為令妻為賢母者凡三十有八年寵錫洵至子姓滿前可謂享有純嘏者矣顧獨能貴不驕富不溢始

終畧如一日不惟古之列女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以是先生之言曰吾前此兩更妻喪悼亡雖深未若今者悼夫人之深也夫豈過哉琬始釋褐即以通家子游文貞公之門受知於公又辱先生數過獎其文詞愧無以報今且衰病投老山邨其荒棄筆墨久矣而先生猶用故意屬之琬忝後輩既不敢固辭又懼其衰老不才無能為夫人役也會先生之弟知府君復自京口來督銘乃銘以詩曰

內則邈矣女德以微孰相夫子永彰今儀烈烈相公為今周召夫人寔賢亦克遠紹采蘋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惠螽斯之仁風詩所歌爰萃於此富貴康寧未竟厥祉象服既華綸言既榮後綉女史益采斯銘

孝貞女墓誌銘

宋子既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內兩人交相重複交相

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而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既庭之家，既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即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即日屏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既庭奇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婚於既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真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某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殤，彼宋氏之女也，胡為乎同穴於此？」予為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其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除之者，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既庭之女之

為孺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絕粒捐軀而
勿之恆變之變者也夫既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
格之予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
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予奪相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蓋彝倫
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
故婦道即女道也既庭之女之死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
伯姬之死於火也不可謂之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勇則子請
以伯姬之例例之子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
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蓋既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
女如此女死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閔之私謚孝貞云銘曰
昔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野史其烈既均其氏復同矢
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刺用警遺風閨房之則

王母徐夫人墓誌銘

惟太倉太原王氏為吾吳望族之冠自文肅公以名德秉政在明神宗朝調護兩宮保全諸諫臣號賢宰相編修公繼之雖位不大顯而材譽名御然著聞海內有子太常公耳目濡染克守家學以訓其子姓迄今由甲科登仕版者接踵起太常公治家尤整肅閭閻內外雍雍雅雅相勸以義相勗以孝謹文肅公父子之遺澤沿數十年賴以不墜則太常公側室徐夫人勸助之力多焉夫人與太常公相次歿其子進士君揆等卜以某年月日祔葬夫人於太常公之新阡使來徵銘琬於進士君為同年生相從游者久其母弟仲君則又琬從妹壻也故雖老疾杜門不敢以文辭荒落為解按狀夫人姓徐氏父繼良世居青浦本儒家子棄而業賈以然諾慷慨稱母沈氏夫人年十六歸太常公是時太常公之母周太恭人尚無恙動止必據禮法子婦輩少當意者顧獨親夫人未嘗譴呵夫人居恒無媢語戲容侍太常公側奉盥授悅惟謹至其他食飲

瑣碎之務承命皆然闔門數千指滋以夫人為賢為人有器識親故緩急來告者必傾囊周之雖力有不及亦必為之咨嗟旁皇良久乃止進士君與其冢子原初後先高第內外悉賀夫人坦然不加喜迨進士君絀誤被格不獲仕於朝又皆謹謹稱屈而夫人亦怡然不形於色辭嘗口占數百言命原初繕錄以戒諸子其畧曰比者歲荒賦急家落親衰女曹日夜惟修身保家為念猶懼不支若或喜怒失常或宴飲踰節招尤致疾將何以慰我老人乎又曰世情噏噓取友實難貌交不如心交以酒食結人不如以道義結人皆格言也故進士君以下類能卓卓自立用學行知名東南而諸巨室子弟當喪亂後率緣交游匪類傾其家者相屬夫人言遂驗性勤儉妝澤不愛華侈一切女巫尼媵鬻婦拒不使進室中條畫措置雖下至屨綦盤匱之屬咸井井有方戚黨中微涉遊娶及所營服玩過珍好者必搖手相戒勿使徐夫人知間有竊議夫

人迂者夫人知而哂曰留我一人作女流樣子可矣於是聞且見者滋益以為賢或退而祝其婦若女庶幾異日師法徐夫人萬一也嗚呼自先王之教既衰內則廢缺凡為女子者耳不聞保姆之戒口不誦圖史之文加以臧獲婢媪構煽其間鮮不浸染於驕恣恣睢相安成俗者也夫人顧獨不然是可以銘矣春秋六十有六生於明萬曆某年月日歿於康熙某年月日距夫人歿十有四年而太常公亦捐館舍所生丈夫子三人揆順治乙未科進士扞據皆國子生女子子二人皆適名族孫男九人原初康熙庚戌科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原博州學生兆新國子生兆建兆封昭溥昭復府學生昭駿昭被孫女十有四人曾孫男女十人其子姓婚嫁之詳及墓地在所於例當書者先具太常公誌中以故畧不悉書嫌再告也銘曰

女惟其德不惟其才婉婉淑順亦曰艱哉夫人之賢實應禮經有

不知者視而子孫子孫奮興為王國禎夫人成之俾似前人築丘登登植櫨如雲越百千世永從其君

敕封楊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姓吳氏太學生諱某之女年二十歸於楊則太學生諱某之婦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諱某之配也贈公捐館舍者逾九年而太孺人卒壽六十有八祔葬贈公之兆先是贈公之未病也豫自為誌銘且戒其子勿乞身後之文於諸顯者蓋又八年而歿諸子遵行其志惟謹及太孺人將祔然後冢子行人君率其仲季請予銘太孺人之藏予聞太孺人之訓諸子曰汝父嘗勗汝曹親名師謹交游敦天倫飭行檢戒情愉節嗜欲勿絕書種勿墮先人遺緒汝曹倘以此數語書紳庶幾能有立矣行人君以王事便道歸省太孺人又戒之曰官雖閒無負廩祿家雖貧無事干謁蓋其庭訓如此然則太孺人洵賢矣哉是宜銘按狀贈公家產僅及中

人稍羸輒斥以施居平勇於為善里中飢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揀療之嬰孺棄遺者收育之婦女自遠方流離至者贖還之其女兄之窮者無不恤也諸甥之孤露者無不撫也因戚宗族之以緩急告者無不應也凡此皆太孺人與有力焉贈公每為一善太孺人必從旁相勸和徃徃盡傾橐中所儲終其身未嘗有吝色奉事君舅君姑以孝謹著降而承接贈公之女兄及公之諸甥情禮周至終其身未嘗有怠容以故里人既雅稱贈公長者每牽連太孺人稱之以為善相君子也性尤儉勤垂老不輟女工有諫止之者微哂曰吾非此意不愜也享年雖不甚永然及見兩子同時舉於鄉又及見冢子行人君以高第宦於中朝躬被章服享有祿養歲時奉觴上壽合內外子姓連袂接踵登堂跪起者不下數百指其於洪範五福固已畧備矣此賢者之報也予觀贈公之自銘有曰生而自述之恥也死而人諛之亦恥也行不孚於人可畏也言

不足以示後昆尤可畏也予銘士大夫家者多矣殆不能無愧贈公之言故其述太孺人也惟采叢其信而有徵者不敢用膚文勦說以誣太孺人倘亦贈公之志與子男三人泓康熙己未進士官行人淵與伯兄同年鄉舉潁上學教諭溥國子生子女子五人壻貢生華俶銅陵教諭秦汝泌秦準諸生華學潛國子生高大酉其許秦準者未嫁而殤孫男六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一人卒以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日祔以是歲某月日墓在姚灣祖塋之側銘曰相夫於善訓子於學婦德母儀於焉卓卓伯也先翔遂登大達仲也有聞尚其繼之我非良史慕古遺直銘此賢母庶秉直筆如贈公言戒為諛辭公而有知之否耶

誥封王母張宜人墓誌銘

予既請告歸吾友王子貽上命予傳其伯兄考功府君越二年又傳其從父御史府君已又以書來告曰某用文辭累吾子者凡兩

世矣今吾妻張宜人年甫四十而歿其感悼不已願復以累吾子
吾子其亦憐我而惠之銘以慰吾亡者而損吾悲乎予於是發書
往唁之且讀貽上所撰行狀其狀里居世系曰鄒平宜人所生邑
也前巡撫河南都御史諱一元者曾祖也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
定諱廷登者祖也鎮江府推官諱萬鍾者考也李孺人其適母而
宜人則景出也其狀生卒子姓曰前明崇禎十年六月某日今康
熙十五年九月某日宜人之生卒年月日也有四子長啓涑例監
生也次啓渾又次啓沔皆縣諸生而渾早殤者也次啓沫甫五歲
方呱呱而泣也其狀事實曰宜人之歸於我也年十四雖生長富
貴而無紈綺金玉之好衣非數澣濯不忍易也上事王舅暨君舅
君姑孝謹如一接姑姊妹娣姒和而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終歲
絕不聞譙呵聲兩大人皆喜謂新婦賢某忝成進士族黨畢賀宜
人顧歔然無幾微見顏色宜人又舉次子渾兩大人愈益喜謂新

婦能相夫有成且宜男子也先宜人之喪宜人治家益勤吾諸姊妹歸寧宜人禮之視昔有加食飲服用之物纖悉周至諸姊妹嘗歎曰吾輩無母微弟婦無與歸矣此宜人之佐某操家政者然也同里徐隱君東痴貧且老冬無緼袍宜人出絮帛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官廣陵吾友許天玉北上以匱絕告是時橐中蕭然愧無以應也宜人笑曰勿慮因指跳脫示某曰此不足許君行李費邪舉以相授無吝色在京師與諸子為文讌四方人士輻輳邸舍宜人治肴核茗醴必躬親之不以委臧獲有不給輒質簪珥不恤也此宜人之佐某禮遇賓客者然也已矣今而後不可復得也蓋貽上之狀云爾予與貽上同舉會試又先後同官戶曹往子宦游時與貽上詩文杯酒相往來日夜無間其能知宜人之賢者宜莫如予予踰壯而喪其室袁顧視弱息稚女在側數浪浪涕下不可制其能悉貽上感悼之情者又當莫如予顧使子言之不

如貽上自言為詳且到也使子代貽上言之又不如貽上自錄其
所欲言為尤嗚咽而歔歔也故為次第行狀中語稍刪潤之而繼
以銘曰

蕭艾敷榮芝蘭戕兮鷓鴣匹游鷓鸞傷兮懿哉宜人令德章兮曾
是不延天難詳兮有丘巍然遠咎殃兮丸丸檟柏永青蒼兮夫君
逢吉子孫昌兮爰勒貞珉示不忘兮

閔宜人墓誌銘

宜人閔姓中外皆名族其考與舅氏皆仕前明至大官既生長貴
盛晚而又嘗從沂州公於官舍壽至六十有三不為不幸矣然既
歿幾無以歛將襲問飯舍具徧搜其笥篋求銖金碎璣無有也沂
州公夫婦之貧乃至是耶公本貴公子中歲浮沉公車逾二十年
纔為縣於章丘又以非罪被劾方事急時所挪借兵餉若干兩有
司日夜督之急不知所出宜人適家居盡斥其產以償而公始得

歸歸而為姦民叩 閹者所誣上官移謀江南索公置對捕者夜
半到門老幼皆張皇走匿宜人內憂公獨涕泣辦裝握手與公訣
其事雖得白而宜人已驚恐被病矣公性豪邁喜賓客每文游在
坐輒呼酒為笑樂而橐中實無一錢也宜人竭心力治具大半出
典貸猶誠侍者勿使公知公有陂田三頃雖豐年然悉所入以佐
徭賦供子錢猶不給闔門食指數十或正晝忍飢相視公搏手仰
歎而已微宜人家人不得食也公又多疾屢愈屢發藥裹湯餌之
屬皆資宜人宜人益憊而病已不可支矣是不死於病而死於貧
也哀哉宜人始祖珪累官刑部尚書謚莊懿祖某贈某官考宗德
累官湖廣左布政使宜人既歸而事君舅海南公最孝謹以不及
奉其姑丁夫人歲時祭饗輒獻款涖事平居治家斬斬有法撫庶
出女一如己子中外皆以為難有男二人攸介才而天元綱國子
監生候選通判孫男四人份侃僕何皆元綱出先是沂州公猶未

貧也順治初有族子酌酒與人路毆走訴公會是時方設織造侍郎於吳氣燄張甚而所謂機戶者尤橫族子與毆者是也其人知公瑟縮畏事謀借以中公遂言於官欲拘公庭辱之必得賄謝乃已而公之家始落矣或語宜人以族子事者宜人怡然不屑也已而微哂曰自是吾夫婦命耳慎勿置齒頰間嗟乎吳中風氣浮薄父兄弟爭一錢之積往往面頸發赤戟手相詬罵至終其身決絕不顧有棄千金如唾涕者乎若宜人者雖謂之丈夫女可矣公將卜某年某月葬宜人於某鄉某原顧語從子琬曰汝宜先期誌之於是詮次始末上諸公公復之曰汝措詞何惻然刺吾心也吾將誦諸帷次每出聲輒淚涔涔下不能終篇也柰何於是又為之銘既以慰宜人且解沂州公之悲云海南公諱某官至廣東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禎中舉人官至沂州知州銘曰
死生去來猶夢幻然無生無滅覺者實艱我惟宜人洞教與禪誦

寫貝多其字累千了彼幻化洞扶根原心手口如詎假言詮食飲
動息姑順世緣緣盡而行曾何戀焉老蠶蚩蚩吐絲自纏獨返於
真宜人則賢

康熙辛未閏七月廿五日恭錄

堯峯文鈔卷十九終

堯峯文鈔卷二十

門人候官林佶編

誌銘十三首

亡弟南賚墓誌銘

此吾季南賚之墓南賚姓汪氏名珮一名琛吳縣附學生每試輒
高等知名於時不幸年二十八夭父元御府君前明丁卯舉人
皇贈刑部郎中母徐宜人娶王氏無子與南賚相次歿以仲兄搢
九子涵質為後搢九又無子涵質復歸後其父於是距南賚歿十
七年而其兄琬葬諸姑蘇臺之西麓且為文哭之曰汝夫婦其遂
不祀耶欲以吾子後汝則吾生子又鮮欲別立他房之子則涵質
受汝之田宅久矣中間不能謹守或轉而售諸異姓者且半矣他
房雖有子其宥空手來為汝後耶此吾所不敢望也涵質幼鞠於
汝婦蓋嘗服汝夫婦三年之喪矣如此而不能有汝之寸田尺土
汝夫婦其安乎顧欲奪涵質之有以授他房吾又不忍也不得已

姑俟涵質生子而後徐議所立使汝死無知則有後無後等耳如其有知其能曲諒吾心否耶既已哭之乃申為銘以先府君墓碑未樹不敢刻諸石朱書於輓而瘞之銘曰
少則孤長則病歿又無子目何以瞑嗚呼天乎奚才之豐而危於命乎

凶兒蘅瘞誌

兒小名蘅子第二子也母袁宜人兒生而媚好警悟異常兒甫能言婢負之行通衢間見諸生釋菜者用鼓樂旂幟道迎兒指語婢曰吾稍長亦當如是三歲母袁教之誦詩畧能誦關雎以下數篇及唐人絕句詩暇輒為予誦之其音琅琅可聽每過庖舍家人或箕坐謾語兒必訶禁之不悛必訴母袁加鞭笞自是諸僮僕畏兒若成人然兒有二妹曰四姑慧姑四姑少兒一歲其所出微也兒撫視之獨不宥異他妹母袁間賜果餌必分授四姑度相當乃已

兒之穎異皆此類也順治十二年冬予還自京師家貧多負而女
慧姑復殤於痘予夫婦質衣服簪珥以歛用是益大困會歲且暮
天寒大雨雪兒甫五歲予不能為兒易新衣猶衣故敗絮遂中寒
疾明年春痘發於頤越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夢人_{名御}冠絳袍率兩
童子徑登兒所卧樓挾之去及寤猶聞下樓履聲隱隱而兒遽死
矣先是予家數有怪牖上屈戍不風而搖若有人震撼之者兒所
戲竹筵棄壁間無故自移踰故處十許步醬甌忽墜地破裂焉然
有聲予嘗考之於傳凡物自動為木沴金自壞為金沴木皆不祥
也不一月而子女相繼殤死嗚呼亦可哀已兒生於八年三月某
日死於十三年正月某日瘞諸鄧尉山先塋之次而遂為之誌

第五女墓誌

當予諸生時予妻袁宜人舉四女後先皆殤既第進士歸宜人復
舉第五女年十七以心疾夭蓋距宜人歿十有四年矣先是女許

嫁嚴氏按禮女子年十有五而笄笄不為殤春秋公羊傳曰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予於女之夭不敢忽也為之服期凡衰麻經帶皆如禮康熙十三年某月日葬諸姑蘇臺麓實祔于季弟南賚之次自予釋褐以來僅二十年始則哭吾次于蘆於家繼哭南賚弟及居京師聞袁宜人之赴為位於大通橋分司哭之繼又哭仲弟搢九暨從子遵慧於兵馬司繼又哭吾三子穗至是移疾甫越期而遂哭吾女焉嗟乎吾既仕宦不偶而所遭夫婦兄弟子女之變復何如也其零丁荼毒如此行老矣雖欲媮息人世其尚能幾何時也遂為誌其墓匪獨以悲吾女亦庸以自歎且悲云爾

塔銘

三首

中峯曉菴了法師塔銘

師諱覺了字曉菴長洲朱氏子年十六贅徐翁家生子女各一逾

數年嘗夢挈其家人泛海遭風俱溺一老僧獨負師以出警寤有
省又逾年婦若子女俱死徐翁欲為更娶師執不許薙髮崇義菴
中居無何徃受戒於退翁儲公已又聽講於蒼雪徹公既迄事復
歸故菴杜闢閱藏經三載始受法於徹公大弟子緣中經公支硎
故有中峯講院廢久矣至一雨潤公居之始復與當明崇禎中徹
公次補潤公講席來住中峯其同門友汰如河公住華山兩山對
峙鐘唄之聲交應相與日夜弘法闡義傾動四方凡名公貴人降
及閭閻士女無不肩摩踵接往來絡繹於支硎天池間惟二師之
歸故其道場最盛自二師繼歿華山竟屬退翁為靈巖子院而中
峯亦復漸廢悉斥賣所有田以償官稅於是殿閣傾圯道旁諸喬
木斬刈畧盡僧徒亦次第他竄矣諸檀施集議非了師主之不可
師素以楮柱大法為已任即空兩手入院歎曰某不自力則先祖
一燈熄矣住院凡十有六年始師之至也一室蕭然食無鹽豉卧

無幃裊披無楮絮師顧恬然不措意益務發明徹公之道及其暮
年施者大集然後葺宇繕垣甃長徑植穉松復飯僧故田若干畝
俱有端緒遠近譁曰蒼雪法師復出矣會盛夏講華嚴名師談以勞
示疾講未竟而化世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二將入龕緇白哭送者
數百人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師狀貌清削雙目炯然性坦直
無城府好學不倦自釋典外如左氏傳國語史記漢書並能倍誦
下筆行文多可觀而尤長於詩平居口不言凶募足不躡貴顯之
門與予友吳先生公紳及周子覲侯交善春秋佳日非師杖錫出
山即公紳覲侯楠舟乘輿訪師山中三人者焚香歆茗流連吟嘯
往往以夜續晝故師倡和詩尤多亦數從予游自見予後詩體遂
因之小變予惟古之文人苟不得志必自放於山巔水涯招致方
袍白足之徒相從娶邀酬對無間如淵明之於慧遠退之之於大
顛子瞻之於辨才參寥輩皆是也蓋其徒類皆聰明忠信顧又深

之以學問濟之以雄談偉辨故率為諸賢所喜而其徒又欲藉士大夫之賢者以見重於世倘所謂墨名儒行者與抑果此失之而彼得焉也以予之才識陋劣其距古人遠甚而師之期待殆不啻陶蘇者比予亦愛慕其為人每相見必坐語移時各不忍舍去夫豈偶然哉師臨化召諸徒囑付訖又告之曰銘我必堯峯先生蓋猶不忘於予也以是受法門人明瑞隆三來乞予銘以刻諸石越明年將奉龕入塔公紳覲侯又代為速銘且曰石已具先是徹公與其師潤公兩世皆建塔講院之側師至是又祔其右方相去若干步云銘曰

吾嘗遇師訪以華嚴綱提領挈其語誦誦如車引絲蟬聯不絕如泉注壑淙潺不竭如牡出鑰若然而開䟽通貫穿是大辨才才既辨矣又嫻文學小儒聞之鮮不退卻胡為不延遽示化期吾喪良友衆亡導師宰堵巍巍與祖相望維此祖孫法門師象

崑山選佛場性空臻禪師塔銘

康熙十七年冬臨濟宗三十二世性空臻禪師告寂於京師之龍泉寺越明年正月門人超曉等用其法闍維火燼之餘四齒不壞得五色舍利子凡三百餘顆法衆見者咸流涕太息謂師之道行為希有也超曉將函其骨南歸乃持道安靜公所撰行狀乞銘師之塔師嘗訪予寓舍予見師矚目蒼秀脊骨稜稜出衣表與之語簡淡有味方欲援為方外交而不意其遽逝矣予悵然久之因是不敢以不文為解按狀師諱行臻字性空代州人姓邊氏母韓夢金牛入懷而娠弱不茹葷好靜坐甫十餘歲雞髮為僧徧游諸方者數年聞天童密雲悟公法席之盛往受具戒咨決生死大事問生從何來悟公棒云即今從何處來進云從堂中來公又棒云既從堂中來還歸堂中去師茫然其後聞山石崩墜有聲始有省復求密公印明甫開口公連棒趁出已而游揚州福緣菴閱大藏經

至雲門語錄中一棒打殺語恍然見悟公大機大用欲復往依之而值公遷化遂走謁費隱容公於金粟寺容公即悟公受法大弟子也命充監院如是十三年深加器重曰先師之道賴子不孤矣而師尤不欲以出世自炫也栖止崑山陳氏廢園中頽垣老屋醴粥不給恬然不為意逾五年徒侶漸集檀施亦不遠數百里而來於是勑建殿堂樓閣有及方丈之室香積之廚無不悉備瓊礮丹黝冠於一邑巍然稱寶坊矣乃標其額曰選佛場諸方衲子傾慕挈瓶扶錫問法坐下者日夜相繼恒苦乏食又募田若干畝以備接衆費會虞山維摩寺延師住持師厭選佛場之謹也往應其請未幾語諸門人曰吾老矣吾北人也緣當在北盍往游 帝都乎遂偕超曉輩擔囊附舟趨京師寓龍泉寺不四月而示疾常熟翁編修寶林方進謁次師與之坐語未竟合掌跏趺而逝室中微聞異香逾時不絕臨逝時不說偈不作遺囑識者稱其有古雪竇風

云師在選佛場也嘗因僧化席書偈有百丈當年卷却玉峯今日重鋪之句僧問百丈既經卷却玉峯何故重鋪師云為汝瞌睡未醒僧送拄杖師云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僧云學人送與和尚師云如是即被山僧奪却也僧擬議師大笑問懸羊頭賣狗肉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不值分文進云衲僧本分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氣力荅汝蓋其方便接引多類此壽七十一僧臘若干嗣法門人若干人受度者又若干人有語錄二卷行世塔在崑山選佛場之某原銘曰

道法如川源同派別臨濟一宗雲仍相接堂堂天童實推中興師其世適祖卽是承建大法幢鼓大法鼓應機豎拂用導聾瞽清風白雲去來無蹤撞倒須彌獨露虛空婁江之瀕巍巍窳堵人龍歸依永衛斯土

廣福院藐菴谷禪師塔銘

師諱秉谷字風遇別自號藐菴俗姓任氏揚之通州人父某母馬氏師少警敏在提抱中聞僧誦經及念佛聲輒喜躍不已甫就塾授書過目不忘及長棄家投本州天寧院年十七受度十八受具戒已復入揚之天寧寺方禮佛次聞有諷報恩經者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懔然汗下有省自是徧走諸方巖棲水宿參究不怠最後謁退翁儲和尚於靈巖翁問汝何處人師曰與和尚生緣不別翁曰老僧雖從人家屋簷下來且喜無腳跟到汝尋覓師曰某甲慶幸已得展禮翁笑曰隨汝顛倒參堂去依翁久之乃處以書記於是契悟日深先後閱八年始遣領衆遂出世於澣野之廣福院院雖古剎然蕪廢且久師補衣苴履隨衆作務見者咸為攢麋接手而師顧坦然也間受施舍輒銖寸積累悉費以支傾起仆如是者十有七年重濬放生池盡恢民間所侵故址大緝殿堂樓閣垣廡之屬俱有成緒矣一日忽示微疾即豫尅化期且諭監院某俾

主院事瀕滅呼侍者取盥水水至則曰我身本淨無煩此也因掬水拭目顧左右曰箇段光明也要大家委悉遂含笑而逝康熙十九年閏八月某日也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有八受度弟子若干人越二年建塔於院後之隙地遵遺命也師性抗直在院與諸學人晝夜相淬厲每值往來問荅必擒縱不少置然訖無所付囑或以為請慨然曰道法陵遲有日吾安忍妄用一拂一偈記荊非人以禪貶先師乎其孤隋率類此院故密邇權關為吏胥商旅錢刀譁爭之地師晨鐘夕梵清規肅如暇則閉門宴坐無異窮山深谷中絕不知有關市也以故衆皆習師而安之子章句之儒於宗門絕無知解不足以窺師之所詣先是嘗遇師於院中語及名御要師詰曰居士畢竟作如何會予曰一即三三即一耳師哂曰是則是矣然猶未在即如所謂第一句中薦得與祖師為師第二句中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自救不了云云分明有三句在名御要亦

然然則三名御次序豈可漫無割判耶今相距將十年猶能記師此

語故并述之銘曰

三峯之傳熾然吳下甘露法雨如傾如瀉爰有嗣孫闡揚綱宗門庭峻絕誰紹遺蹤緣聚而來緣散而去去來從容本無礙故瓦龕數尺石幢嶙峋詩以表之用示學人

墓表九首

誥授奉政大夫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公墓表

公諱允禎字貞甫其先家江西贛縣後徙山東之德州前明世宗朝有諱逢時者以進士歷官山西左布政使嘗為監察御史諫止大同馬市與倖臣仇鸞忤其事具載前史即公之四世祖也曾大父諱汝棟隆慶庚午科舉人大父煥國子監生父嗣美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工部員外郎母高宜人公少工場屋之文學崇禎癸酉科鄉試入國朝用薦除故城知縣調豐縣已兼攝碭山縣事碭

山土寇方熾上官欲揀材幹吏使勦賊度無喻豐令者故遂以委公公乘間冒重圍出賊不意入其城賊疑有大兵繼公後遑遽遁去於是礪諸大家爭以通賊相告訐公罪其渠而條疏寬釋其株連者甚夥礪人甫定會濟寧駐防軍至聲言將屠城城中洶洶思潰公先諭民無恐即治牛酒往逆其師於數十里外為言境內皆良民已無賊矣帥不宥從公與往復數四大聲曰縣固某之縣也脫有不虞某自任之卒拒使不得入及公還老幼擁拜馬前曰使君活我微使君不死於寇必死於兵矣治狀暴聞遷南城兵馬司指揮踰三年進工部營繕司主事順治八年初建端門成以督琉璃窯功予員外郎銜加一級賜文綺名馬各一又以覃恩階奉政大夫十一年進虞衡司員外郎以督清江船廠竣事疏獻羨餘白金數千兩於朝再加一級尋進屯田司郎中十三年遷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行次岳州遘疾遂乞致事歸闕五年終於

家康熙改元九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三公性嚴重寡言笑居官以公廉自持尤長於治劇凡所區畫必先事為之備好釐姦弊勇於敢為雖老猾吏無不縮手屏氣者而又能拊惜細人若惟恐傷之案牘滿前迎見立解挾摘其根株悉盡以是士民始而畏繼而愛及其既去且久而益思慕不釋也故城額丁二萬餘兵燹後死徙者過半顧歲征猶如故民間大困公編審已有緒矣適改官將去乃大集父老取故冊焚之曰毋為若曹異日累也因鎖書吏密室中晝夜開除以新冊申上官竟得請其困始蘇豐庫吏張某號蝨魁乘公始至豫陳金帛什器於署公大駭曰此出正項乎抑爾所自置也吏漫應曰司庫者故例耳公怒曰庫中絲毫皆公賦何得借是餌我命悉撤其具杖吏黜之未幾吏果以賕敗自是終公之任未嘗支庫中一錢黃河決上官徵柳材急豐當輸柳萬餘束吏請率下里公曰如是則敝安底止且必悞期日遂呼諸大家告

以某所廢地有柵可刈某其户有歛禾牛車可發官錢以賃眾皆曰然不踰日而事辦豐有豪民欲淫妻之妹為其夫所辱銜之賄大盜引為同劫其人不勝榜掠前此獄已具瘐且死矣公獨覺其冤微行入獄中具得獄吏與豪相左右為姦狀立置豪及吏於法而釋其人有嫠婦擁貲甚厚其大兄利所有謀嫁之不可嗾某甲使自誣與婦姦甲既至官公以無左証不信也姑緩其讞而繫甲空舍陰使吏誑之曰伯得弟婦財將解訟矣久之公召甲於庭陽正色呼曰若知死罪乎眾皆質若強姦律強者死促入死囚獄勿留行甲大懼泣且訴曰實無姦也彼誅某為之又欲賣某死乎婦遂得白有兄弟訟田者官得兄賂抑其弟弟訟不已公廉知其情即判歸弟田併以大義加鑄責兩人皆感泣卒為兄弟如初礪諸生有訐監生范某欲叛者公呼騎將詣其家眾力諫不聽即止諸從者於外親行視室中所在錢穀充斥而叛具無有也出叱諸生

曰若曹殆利其財耳柰何遽陷人滅族事未幾復謫言范監生將引賊至矣先是公頗竒范狀貌乃勉使以武自奮遣卒衛致諸徐州其後范果官守備屢向公垂涕以謝公之愛護士民多此類也嘗夜渡大河猝遇大盜數十從者不知所出公言笑自如已而盜詢知為公輒誶語曰此好官也不可犯遂以次散去是時民間爭藉藉頌公而諸上官迄縉紳大夫亦數相引重尤受知於徐州道張公兆羆每語僚屬曰李君真能吏也最後公出權清江巡按御史秦公世禎抵境所逮繫他關姦胥不下數十輩獨清江一無所問歎息謂公曰某雅聞君清操今所見殆勝所聞矣秦公名御史以風采著江南雖同時大吏莫不震懼者而公顧為所知如此公歷宦中外十四年橐無餘貲家無膏腴之產先世所授田數頃既舉於鄉悉以讓其弟及引疾歸杜門謝絕干請有司莫能識公面居常訓戒諸子嚴而有法子姓無敢違公教者娶宋宜人繼趙氏

又繼董宜人子男三長浹順治丙戌科進士芮城知縣嘗與討叛將姜瓖有功不得叙中考功法免次濤康熙丙辰科進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次潤州學生孫男六曾孫男二既葬編修君撰次公事畧畀琬識其墓琬曰考諸前史所紀如漢之黃丞相霸卓太傅茂皆非有帷幄之勞介甲汗馬之績惟以吏治循良遂得封侯錫土茂又圖像南宮列名元勳之次照耀史冊聲施無窮以今觀公之為政夫豈不頡頏古人哉至於礪山之亂揭竿弄兵者遮塞道路公挺身策騎挾數吏卒蹈不測之險視羣媮譬若豚犢然不煩尺箠寸鏃驅之境外卒能撫恤其善良而保全其子女俾礪之遺黎得沐國家休養生息之化殆三十餘載者其誰之賜也惜乎壽不酬德位不配功故公所可表者僅止於此琬不敢以老病無文為解謹掇拾其大端識之非徒慰公地下而已蓋將告國史之傳循吏者使有所考焉公之葬也以某年月日其地在州

之某鄉某原是為表

勅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藺公墓表

自偃師南行二十里至景山有林鬱然有土嵬然是為 勅贈文林郎戶科左給事中藺公之墓公以孝謹著於家以文學聞於庠序以輕財尚義見信於鄉黨可謂才行純備之君子矣然竟用諸生終其身既歿逾十年而叔子給事君貴仕於 朝然後能光大其遺緒而顯揚之知公者未嘗不深快其有子而又惜其不及待也公諱獻徵字某少治科舉業甚工及補諸生即受知其長每試輒第一故雖不得志於場屋而試文一出即為邑人所師法尤以博洽見稱邑中後輩大半及公之門其文學蓋如此家僅中產而顧慷慨施予自密親至於疏屬自賓朋故舊至於巷衢之人無不以公為歸會歲大疫其病者嘗賴公乞醫藥以活其道殫者嘗賴公給棺槨以收而坎地為家以瘞里中諸兒有不能具修脯者輒

為設義塾有受貸不能償者輒毀其所書券平居杜門不關人事及直邑中諸大利害必侃侃爭於上官有司之前其輕財尚義又如此然公尤具有至性冬月居母夫人喪徒跣號哭兩踝皆凍裂至得痼疾而竟弗之顧也其臨事剛正不少紕遇人謙下無少長貴賤皆然而中實耿介不妄許可教誡諸子弟嚴而有方給事君嘗以優人燕客公聞之艷然曰淫聲邪色可用溷耳目乎訶責久之給事君跪而謝過乃已蓋蘭氏三世皆習禮經知名至公益大肆力其中號為經師給事君初授經即舉其說以告曰子欲修身善世必先自曲禮始蓋公之於禮固無日不誦於口亦無日不整施於家非獨為章句訓詁之學者也蘭氏祖相如秦漢間相如孫某嘗徙陽城已又徙長子至明洪武初有諱誠者始家河南之偃師曾祖新盤屋主簿祖芑縣學生以子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考完人縣學生公晚歲以恩例遙授訓導以給事君貴贈如其官

娶曲孺人繼娶張孺人生子男四人長挺秀次挺粹皆縣學生秀
早夭粹拒流賊不屈死次挺達壬辰進士今為吏科左給事中次
挺偉縣學生孫男女十六人曾孫男三人享年七十有七順治元
年以避兵歿於鞏之謝砦遂槨葬其地康熙二年十二月始卜景
山遷焉詳具給事君所為誌中公既紬於諸生故其才雖高其行
雖甚備而輾軻失意訖不能有所施為措置以達於遠邇而大顯
耀於時此其尤可痛惜者也使非表之以永其傳則數百年而後
一鄉之後生小子雖有欲聞君子之風者其將何所考述哉故予
於既葬之明年遂應給事君之請而大書以揭其墓之原云

勅贈文林郎河南府推官張君墓表

今上改元康熙之歲予友稽勳君張子蘊隣手其先文林君之
狀泣而告曰府君之獲歸淺土蓋幾二十有八年矣某不才不能
光大府君之業幸而躡致一第又幸而荷天子寵命得以其爵

秩下被幽壤而隧道之石至今闕焉無辭以刺敢用是請予辭不
可乃為序而銘之按狀張氏世居縣竹宋南渡後太師忠獻公浚
嘗著功名於紹興隆興之間其裔孫有遷萊者遂為萊之掖縣人
至登仕公嵩歷官鴻臚丞始以張氏顯於萊嵩生濬濬生偉皆隱
不仕偉生君父尚仁為府學增廣生母陳氏有子男三人君其季
也諱某字某自少學問長而以孝友稱母歿竟三年蔬食與伯仲
析產所受產厚薄置不校也比年十歲即以能文受知郡太守補
附學生每上官試士輒誦其邑人而數困於秋試明崇禎五年萊
城卒有兵變而君遂不免矣享年四十有九以稽勳君貴贈文林
郎河南府推官配遲氏後君若干年卒贈孺人長子含輝壬辰進
士歷官吏部郎中即稽勳君也次子德輝府學生孫男某某君謹
厚長者與人交一以不欺為主故雖為諸生而闔邑士大夫下至
里兒田叟强悍無藉之人無不知敬畏君者家有故居在郭外地

曠且僻居民率多夜警君築室讀書其中自若也羣不逞共劫竊
舍遙望見室中燈火知為君告其徒曰此君子人也相誠引避夜
分有鬼出為厲嘯於坐側君正色叱之遂不見訖不能害也至今
邑中人猶嘖嘖道君佚事多類此夫以君之篤學力行是宜生享
貴仕不然而嗇其位者或豐其壽亦天道之恒也然考君始末宜
修而促宜顯而晦坎坎坷患難遠喪其身豈天之所為顯榮壽考者
皆非此之謂與不然厚積而薄報其何以使為善者勸為不善者
懼哉予滋惑焉先是崇禎七年葬君祿山之阡既以遲孺人祔又
八年而予始表之且作詩曰

赫赫魏公起自西鄙思陵阜陵載世毘倚中阨權臣未竟厥委亦
越後人崎嶇東徙君寔好修纘爾前美孰降閔凶血此掖水大命
不延身殲家毀祿山之阡尺六有咫拱木陳根骨肉歸此伐石刺
辭永示來祀萊人過之必恭敬止

陳處士墓表

當前明熹宗之世宜興陳少保公為吏部侍郎以會推忤魏忠賢削籍愍帝即位起左都御史以言事忤同縣要人又削籍蓋公嘗從無錫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為世指目至是再以直聲動天下東林益共推服公而有子貞慧字定生即處士君也少用文學著聞喜結納東南名士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每當羣集時杯酒淋漓相與掀髯抵掌徃復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之治亂中朝士大夫之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刺刺數千言可聽諸名士尤慕君氣節故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君相親愛前所謂要人者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君父子為好語諷君曰公子盍從吾游乎吾能貴顯公子君固拒不徃益有隙而會魏忠賢義兒阮大鍼久被痼陰輦金巨萬於京師謀復用公卿間口語籍籍諸名士聞之曰懷寧起東林無噍類矣懷寧者大鍼所居縣名也乃謀

穀大鉞罪惡為文檄之共推應箕屬草而君與周禮部皆列姓名
其間檄未布而事泄大鉞愧且恚曰吾不識陳某何如乃魚肉吾
至此於是恨君次骨君禍自此始矣已要人者應召出大鉞竄入
其幕中人或為君危之無何而要人敗君始得免弘光帝即位大
鉞驟蒙湔洗用事將盡殺東林黨人是時少保公已前歿而君與
周禮部及應箕皆在南京禮部先被逮君為營救萬端人又諫止
君君嬉笑曰死耳何畏鉞訶知之遂積前恨夜半遣校尉捕君與
應箕應箕亡君出詣獄鍛鍊久之獄不成始釋君而竟傳致禮部
於死君歸懲前禍乃謝絕故時諸名士屏居邨舍中者十有二年
卒享年五十有三嗚呼君書生又貴公子也苟不得志則當鍵戶
濡首習為科舉學耳其或少暇則褰衣博帶出而嬰遨里閭間夫
亦足以豪矣今顧獨舍去與聞國家之事侃侃鑿鑿瀕死而不悔
何與昔東漢兩宋之季太學諸生率皆危言覈論用以臧否人物

甚則伏闕上章詆譏當國者卒之皆賈大禍而漢宋亦遂以亡焉
若前明門戶之患頗與相類此固國家之不幸也顧予見東南鉅
公方壯盛之時亦嘗負有重望號為東林黨魁及其齒髮衰暮貧
位苟祿從而盡蕩棄其言論風采俛身乞憐權勢之門者蓋有矣
非孔子所謂鄙夫患失者耶求如君之忼慨發憤終始一節果可
多得乎哉使斯人也而得據大位秉大權則其建白必有赫赫可
觀者又豈但如是已乎考少保公諱于廷舉萬曆中進士官至都
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妣張夫人生妣王安人娶湯氏御史北京
女男維崧維嶠維岳宗石龍女適吳璟吳全昌孫男女若干人維
崧維嶠皆能文章而維崧尤知名君卒以其年月日葬以其年月
日其地在某鄉某原先是君母兄貞達以父任官戶部主事降順
天府知事流賊入北京死之子得牽連書焉乃表於君之墓道曰
是為東林名臣之子甲申殉難名臣之弟後有過君之封樹者考

視此石則知其於君忠於友義而則諸父若兄之間也殆可以不
愧矣

文林郎岑谿知縣劉公墓表

山陽劉公禹度之歿於蒼梧也分守道秦君仁管出涕曰古遺愛
亡矣為輟鼓樂者三日凡蒼梧及岑谿父老皆哭失聲且曰天奪
我公誰繼公撫我者既而喪歸傾兩縣人追送踰三百里道中縞
衣素車與耄稚扶攜者相望哭聲大震其孤屢謝遣之率依依不
忍舍去說者以為自岑谿設縣以來縣官從未有及公者予聞而
太息世傳岑谿在荒崖叢箐之間獐獠出沒其俗好人而怒獸不
可以文法告諭公直一儒者顧能得民如此昔班孟堅傳循吏合
西漢二百餘年厯得六人探其本則曰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則公
之所本可知已公諱昌言禹度字也其先自濠泗來徙有諱世光
者由鄉進士官沈丘知縣廉直多異政山陽之劉至是始大沈丘

公生禮部主事諱一臨主事公生贈文林郎知縣諱自靖公則贈公仲子也年未弱冠即為名諸生文才雄博下筆縱橫數千言立就每試輒第一家世故習禮經公尤號大師所撰經義為士子傳誦餘膏腴沾溉一時其從弟及山陽諸後進藉此率後先取科第去而公顧浮沉諸生中益潛心六經三史唐宋大家之學不屑為時文蹊徑語最後北游太學試又第一遂舉順天鄉試 孝陵覆試諸舉子於廷公文又稱 旨特拔置前列踰一年遂舉進士方除岑谿或戒公勿徃公笑曰吾為其易孰當為其難者促命家人治裘岑谿自兵燹後凋敝日甚公捐煩滌苛一切饋遺請託俱屏不行然後嚴保甲以防民姦均徭役緩催科減獄訟以蘇民困修葺學舍課選生徒俾肄文學禮遜其中以勸民讓不期月而政成縣故產毒草民有小忿輒嚙草致斃者下令禁之自是草不復生廣人咸以為異縣中大災延燒若干家公憫民露處席橐中俸

金三百兩命民次第構屋以居隣縣賊彭奇聲言將壓境城中兵士僅三十人衆訶知不敵悉洶洶思潰公拒不可日夜率吏民登陴又團結鄉勇數千列營城下以示有備賊竟不敢犯公間出方畧誘賊其黨李勝高者遂縛奇來降且獻插血氏名冊公曰此皆良百姓受賊脅耳若株連者衆何以令反側子自安乎取冊焚之所全活數千家縣益無事公乃築兼山堂蒔花植竹吟嘯其中書清心省事四字於坐隅嘗告寮吏謂居官之道不在立異惟在與民不擾而已會蒼梧闕令上官檄公兼攝其治一如岑谿於是蒼梧人喜曰真吾公也岑谿復爭之曰固吾公也於汝何有及公既歿甫殮而擢授宛平之命始至由是兩縣人益痛惜之蓋公之吏治其所本於經術深矣享年五十有六配王孺人生男子三長曰始大改名愈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次曰始恆十年進士今官吏部某官又次曰始偉天孫男女各四詳具誌中公性醇直無城府為

人輕財樂義尤以孝行著稱既舉進士念贈公春秋高數年不赴選迄服闋始出居平好行其德於鄉距公歿久矣山陽人猶能縷述曰某橋公所建也某道公所甃也某子某女被掠公所贖也某里病疫得公藥餌以起者也某甲某乙道殣幾暴骨得公棺槥以殯者也然則公匪直良吏也誠有古長者風焉其歿以康熙十一年某月日葬以十三年某月日芝麓龔先生亦既誌而銘之矣閱十年吏部君至吳復命予文其墓道之石予為芝麓先生門下士自度文筆衰繭不足以繼先生之後顧又念嘗承乏史館是宜述公事行表而出之以俟後之良史如班孟堅者擇焉故遂不敢固辭公墓蓋在山陽城東之三里塘云

天岳山人墓表

山人諱策字晉之姓龔氏常之武進人最後客關陝間嘗挾杖登華山巔拂石題名而後下因號天岳山人既仕本朝為鄧州同

知然猶以山人自命鄉曲熟聞者亦遂號呼之故不復斥言其官所以成山人志也山人自少從大父按察公宦游南方習其言論風指通知中朝故事遂究心國史之學為文尤長於詩賦典贍整麗與時俗好尚迥異當明之亡也作金陵燕臺懷古絕句詩各百首其文約其義隱繇音促節如庾信之哀如唐衢之哭如羈人思婦之牢愁如露蟬寒蛩之悽咽徃復上下三致意焉又作三朝史議三篇其最善者言建文帝未遜時史臣紀事不當內靖難而外遜國持議平正君子韙之夫亦可以窺山人之志矣山人先世有諱大有者以進士官南御史值武宗南巡首率諸僚諫請回鑾不報其孫有諱道立者又以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擅廉能聲吉水鄒忠介公嘗作兩龔合傳以美之即山人大父也父可宗國子生山人雅無貴介紉綺之習讀書強記銳欲以文學自奮踰壯方補諸生聲譽即隱隱起平生所師事皆中朝賢公卿大夫所結納皆

四方知名士相與更唱迭和前推後輓故山人姓名益大噪操舉業選柄為書賈所奔湊其視一第殆可剜拾也及數試於鄉不獲收其科於是始自傷坎壈稍稍厭怠而國亦遽亡矣順治中所厚故人在內閣強之使游國學例當得一官遂客游秦晉及回翔燕中者凡十有四年乃返鄧州除目既下頗抑鬱不樂欲棄其符不果之任未數月竟歿於鄧壽六十八配蔣氏王氏子男曰士勳曰士烈曰國子生士薦士薦才最高稱能繼山人者也女之壻曰諸生孫復道曰董元禮孫男七孫女五某年月日卜祔山人於按察公之墓或疑山人既不忘故國矣柰之何受官予曰非也漢之亡也梅福為吳市門卒宋之亡也諸名儒耆逸或不足於養輒食書院山長之祿以自給後之尚論者莫能優劣也歸潔其身於山人何疑焉庸敢表而出之以示士薦俾伐石刻其辭墓上

鄉飲賓邵公墓表

公姓邵氏諱文燦字明父別自號海鷗武進之漳滏村人性孝友
輕財好施歲凶乏食者舖以粥糜疾病無治療者給以藥稱貸無
可償及佃人不足於歲入者捐其負死無棺槨者殮之欲葬無所
者坎埋之族之貧不能舉子者歲給乳哺米十斛至十歲止老而
鰥嫠無歸者迎致於室與偕食飲終其身中外待公舉火者十餘
家待公經紀其婚嫁者又十餘家稱貸不取子錢者皆是也公家
故饒坐是漸中落而公施予如故未嘗以為悔也縣中有大徭役
輒悉其家財為衆倡後先長吏皆愛重公稱公長者凡再飲於鄉
再被旌門之典於是巡按御史行部縣令連歲舉公善行請旌之
後御史詰曰縣豈無他士可應著令者乎令謹對曰主臣實未見
有踰邵某者其為長吏推服如此臨歿囑其子長衡曰吾嘗欲置
義田以贍吾族今不逮矣女其割宅一區為康節先生祠割田若
千畝為祀田吾死不恨其後長衡竟如公命蓋公即康節十八世

孫也當公之葬也長蘅自狀公行以示前大理評事賀君瞻度為之銘長蘅自少力學用詩古文詞知名大理君又東南通儒長於三禮之說其文能不朽公也審矣而長蘅顧命予表其墓予自惟才力駑下雖欲傾倒其長以為公役豈復有加於大理君及長蘅所述者哉顧嘗仰公之遺風流韻謂可以廉頑立懦也又嘗歎世之富人擁貲自封者之多也又嘗憫公之不得志而死使其得志有祿位則所施必博所沾溉必大寧僅傳頌於鄉邑已也是數者實於私心有深慨焉雖微長蘅鄭重誦諉尤當出其不敏之辭冀得附大理君後以推明公之果為長者而使末俗有勸於此又况申之以吾長蘅之命乎故遂畧其行誼大書於墓曰是為鄉飲賓海鷗邵公之墓至於世系子姓生卒歲月具詳誌銘庶幾可互見云其墓蓋在定安東鄉之中村

予既表海鷗公之墓其後與公子子湘相遇京師復以母孺人行
事為請蓋子之表公墓也孺人已先公歿於例當得附書會予文
體已就且其他具詳賀大理所撰誌銘可以互見故不復書而子
湘則歎焉意若有不足也相繼請不已於是按行畧續為之書曰
孺人姓楊氏大父諱某父諱某年十五歸海鷗公公性豪邁不屑
問家人有無而孺人能濟之以勤歲時治脯醢粬粬之儲以宴集
賓客及饋遺其宗親者無算厚薄多寡悉有程則稍暇輒手自力
女工為諸婦女先未嘗少懈也公好施子往往傾其貲不顧而孺
人能濟之以儉平居減衣節食即銖寸戒勿妄費積其所有率盡
用以贊公為善以是篋中無私財公屢失丈夫子年四十餘始得
子湘愛之異他兒每抱著膝上雖嬉戲不加呵譴而孺人又濟之
以嚴子湘甫十歲即籍學宮為諸生孺人不色喜每自塾歸必詢
所業見其進則言笑異他日不則怒不食呼之長跽且泣且數之

或相譬止即曰此吾所以愛兒也已而子湘數試於鄉不利公及子湘皆於邑不快孺人顧慰解曰兒但當力學耳遇不遇命也吾又誰恨蓋其明曉大義能與公相濟多若此晚而好佛構小閣具像設其中晨夕膜拜不輟時時對婢妾談說佛法及一切果報事聞者屬耳忘倦卒年六十越三年葬於中村又二年公亦卒遂穿其壙與孺人合焉實順治十八年十月某日也子湘名長蘅子湘其字也有雋才在京師凡吳楚諸士大夫無不折節下之者其聲譽方駸駸起雖未及官於朝信卓然不媿孺人家教者也因書以遺之俾磬石之陰而併刻之

烈婦周氏墓表

洞庭周之球之女曰壽英嫁里中蔡氏其夫瓊藻有心疾壽英鬱鬱不自得夫兄瓊滋兇暴人也強欲私之輒往調壽英壽英走訴諸姑姑反恚曰若嫌若夫不慧今得慧者顧猶不快耶瓊滋益無

忌復走調之壽英知不可訴也詈不絕口急剪匱中金服之不死
縊於牀乃死里人洵洵將控諸官會之球遠客湖廣而蔡氏復賄
里人止其事於是其寃遂不白矣明年之球歸始葬女於山南復
自銘之其辭酸楚讀者無不為之球壽英太息也康熙十五年壽
英死久矣瓊滋忽夜發狂捷戶手刃其妻與所生女子一人乃自
刺死明日戶闔不開家人穴而視之見三尸相枕藉大駭有小婢
匿於牀下呼詢其故具言中夜窺見一紅衣女子往來室中若導
之使殺者衆始悟為壽英寃也紅衣蓋壽英大殮時所服云死時
年十有九汪琬曰太史公有言怨毒之於人甚矣哉蓋微獨生者
有之也惟死亦然如杜伯射宣王魏其灌夫守武安是矣至於東
海孝婦之死又能致枯旱三年然則匹婦雖微及其精誠所激往
往動天地泣鬼神何可忽也今壽英之寃疏而里人不能白也親
而父母兄弟迄於周之族與其婚姻親故俱不能白也而壽英有

知顧自報之於二十年之後瓊滋得不暴尸市中幸矣予於是表其墓既慰壽英於地下且以警夫世之兇暴不仁如蔡瓊滋者十六年四月某日也

是事也訪諸周氏而信訪諸周氏之親故而信及子游洞庭訪諸儋夫而又信顧予作此表一年矣始有蔡旅平者不知何人自稱瓊滋之父挾其族黨勢力媿媿為瓊滋辨且惰予使刪此文是則凶人之幸而烈婦之大不幸也猶有鬼神其遂悍然無忌憚如此乎昔歸震川書張貞女死事又書其獄事又有貞婦辨又與嘉定諸友書與李浩卿及殷徐陸三子書殆不啻數千言丁寧反覆不置予始疑其煩由今觀之豈得已哉豈得已哉康熙十七年四月己丑鈍翁記

壽英之姑姓陸氏床下小婢名貞秀篇中言納賄止其事者指其里人有私息議單是也詳見旅平所與予書中旅平字文若

年已邁矣其不敢與周氏辨而顧曉曉予側蓋有居中愆史以
悞之者始予之為此表也僅以存烈婦而已初不欲斥其舅姑
名氏旅平既以自言則予不能為之諱矣次日又記

堯峯文鈔卷二十終

康熙辛未八月三日錄